

南疆初印象

2014年3月5日

1

由于乌鲁木齐机场雾大，我们的飞机延误了半小时才起飞。下午三点一刻到达阿克苏机场，没有通过廊桥，而是直接从舷梯下到地面。机场并不繁忙，第一感觉是宽旷，空中万里无云，阳光温和地肆洒下来。取完行李出来，外面的出租车等候位上停着几辆车，几个维吾尔司机站在车旁，看见我们一大批人向停车场的中巴车走去，有位司机用汉语说了句“几个轿子车把人都拉完了”！

从机场十几分钟就到了阿克苏市。和乌鲁木齐相比，这里没有很高的楼，街道要宽阔很多。我想如果在这里盖一座高高的写字楼不知会不会有市场？我们在阿克苏地区宾馆停留了5分钟，在楼下与地区领导握手问候后，就直接开往将要度过一年的100%村民都是维吾尔族的农村了。

2

与我的老家甘肃庆阳的乡村石子路相比，这里双向两车道的乡村公路算是很平坦了。路上的汽车不多，但随处可见赶路的老乡，多是骡车、驴车和电动车、摩托车。与几年前的甘肃农村一样，男人骑着车，女人坐在后座，车后系着行李。骡车、驴车都是单匹拉双轮，车把式驾着车，车厢里或拉东西，或坐着女人。路边时不时会出现联排的崭新的民房，一般是三间一体，红瓦白墙，很漂亮。听了解情况的同事说，这

些大都是援疆项目支持的，村民自己负责一小部分费用。多看几家后，发现有些人家房子是新的，但院子里没有其他建筑，或者其他房屋都坍塌未修；没有这种新房子的居所则非常简陋。

汽车开到一处热闹的乡镇，这是我们的邻镇。除了略小一点之外，和甘肃东部的乡镇没有太大区别，比较像江苏中部的乡镇规模^[1]，几排门面房，商店、餐馆、摩托修理等，人们忙碌着各自的事情。我想他们也一定会为了一斤青菜、一个小零件讨价还价吧。

在一望无际的灰白的原野中，蜿蜒着一条绿色的水流，那是托什干河。河不壮阔，但水很充沛，南疆温暖，没有结冰，绿油油狭窄的水流和冬日里萧瑟的土地形成鲜明对比。河边有小滩，熟悉情况的同事说夏天可以在这钓鱼、游泳，想着都觉得惬意。我们所在的村离河不远。

3

我们一行28人，分成4组，每组在一个村。我们的村部就在公路边上，进门右手边是一个排球场，有几个青年人在打排球，再往前是篮球场，都是水泥地面；篮球场的边上摆着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个台球桌。球场再往里是一排平房，就是我们将要居住一年的宿舍所在了。房门前有一个国旗杆，杆基上写着“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红旗飘扬着。我们七个人住两个双人间、一个三人间，房间里已经准备好了床、被褥、简易衣柜、洗漱用品和电视等基本生活设施。与我们的房子在同一排的还有村警务室、可容纳百十人的会议室、村图书室、厨房和餐厅，总共十间左右。院门左手边是一排平房，也有十间左右，听说是老房子，属于危房了，空着。院子很大，除了房子、球场，还有大片的空地，我们房门前就有一溜，过些日子可以自己种菜。我们房子的顶头是锅炉房，用来给这个院子里的这些房子供暖。自来水在老房子门前。空地上几个汉族工人在忙碌，听说是在建砖结构旱厕，目前用的是在房子

[1] 读研究生期间我曾在江苏淮安金湖县乡镇挂职，对苏中乡镇情况做过了解并记录成文；撰写硕士论文时对陇东地区农村和乡镇做了些调研。

后面用木头临时搭建的旱厕。

我们刚到时院子里人很多，一些村民站在路边，看到我们都乐呵呵笑。村干部帮忙卸下行李，分好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我们与村领导班子和村民代表召开了简单的见面会。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名叫艾合买提，五十岁左右，看起来很精干，能简单听一点汉语，不会说。他向我们介绍了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七名班子成员、五名村民小组组长、到场的村民代表、村警、协警、民兵和包村干部的基本情况，并表达了对我们的欢迎。双方只能通过我们组两位懂双语的民族干部的翻译进行交流，但从翻译过来的言语，能听出村支书很客气，话说得很到位，让我不禁暗赞。负责这个村的刘副乡长介绍了村里的基本情况。户数、人数规模上跟陇东的农村差不多，但耕地数要远远超出，所种农作物差别也大，这边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是核桃、番茄等。这个村去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七千多元，与乡里平均情况持平，而这个乡在全县算是收入较高的。

第一天的晚饭是烩菜和米饭，比较清淡但味道不错，是请村里的日阳古丽大姐做的，以后可能要请她为我们做饭，费用从我们自己的伙食补助里支。

4

会前有个小插曲。农村土多，会议室的椅子都要擦一下才能坐。我主动从一个正在擦椅子的村干部手里接过抹布擦了起来，没擦几下就有人过来抢抹布，同时用维吾尔口音的汉语说着“你到我们这来，怎么能让你干呢”，我还是坚持擦完，同时注意到刚才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的维吾尔族小伙子，长得很帅气。开会时，我刚好坐在他旁边，就主动攀谈起来。

小伙子名叫小艾，23岁，去年刚从新疆交通学校毕业，是这里的的大学生村官，平时住在乡里，白天在村里上班，初中开始上双语班，大学是民考汉，汉语说得非常好。我要了他的手机号码，他加了我的微

信——我在这交到了第一个朋友。后来知道，他家就在县城里，谈了对象也在县里单位上班，准备明年结婚。在村里主要负责图书室、文件档案管理等工作。

刘副乡长是在这里见到的唯一的汉族干部，30岁，很年轻的乡领导。籍贯甘肃武威，以前在阿克苏市里当老师，四年前考公务员到这个乡里工作，做文字秘书，最近刚提拔为副乡长。我们这次的生活设施都是他安排的，很细心周到，开完会后还检查房间看有没有什么缺漏。

5

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要求全疆所有二十万机关干部分三批下派全疆一万个村和重点社区，每批一年，协助当地开展工作，同时培养锻炼基层和机关干部。

我积极报名第一批，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新鲜的、意义深远的锻炼机会。其实，得知自己真的被第一批下派时，心里还是有很多迷茫、忐忑：对未知生活迷茫，对各种传说的隐患的忐忑。从确定下乡到出发的十天，经历了一个逐渐的“心理建设”过程，参加培训听讲解、与战友们相互讨论，听师长同学朋友的祝福、嘱咐，与领导谈心谈话得到许多鼓励勉励，了解相关政策，心里逐渐少了些茫然，多了几分踏实，对未来一年的生活有了一些期许。

今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第一次踏上南疆的土地，这是我到过的中国最西端的地方。我以前并没有太多想象这里会是什么样子，但实际上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惊奇——这里太平常了，路边的村社、路上的行人、村里的农民，除了语言不通，和我的老家几乎没什么区别，而与内地逐渐现代化的农村相比，这里的村民可能更热情好客、更淳朴。在院子里走过村民旁边的那一刻，我心中突然一阵悸动，有一种强烈的想要融入他们、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愿望。在那一刻我此行的“心理建设”终于完成，我不再忐忑、不再茫然，只想平静地、积极地完成这一年的工作任务，度过这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

球场上的友谊

2014年3月6日

刚到这里，这两天主要任务是安营扎寨、内部建设。上午开会推选临时党支部，明确分工，宣传信息等文字工作由我负责。

下午我们几个和来村部玩的年轻人打了半场篮球赛。通过手心手背确定了对家，刚好一个队两个我们的组员和一个村民。大家技术一般，但打得激烈，配合也很好。我们队的维吾尔小伙，总是微笑着看着一名队友然后将球传给另一个人，这种配合好几次让对方扑空，帮助我们得分。我发现语言不通并不能阻碍交流，在互相配合得分时，我们眼神里传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一刻一定能够彼此领会内心的喜悦。球打完了，大家情绪都很好，相互握手、微笑致意。

对方队里的维吾尔小伙子会说汉语，后来聊天得知他名叫阿地力江，是乡里劳保所的干部，在这里包村，家在县城，2010年从新疆财经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考回了老家。我夸他篮球打得不错，他说他篮球一般，喜欢足球。我们互留了电话。这是我在这里交到的第二个维吾尔朋友。

院子里的排球场很受欢迎，从早到晚一直有不少人在打，观众也不少，都是年轻人。也有女孩上场，有的看着好像还是指挥嘞。☆

妇女们的盛会

2014年3月7日

明天乡里要庆祝三八妇女节，我们村就在今天下午先搞一个村级的活动。一切都按昨晚和村支书商定的计划进行。

早饭过后便开始准备会场。和村干部一起清扫了会议室，手写的维汉标语用胶带固定在红条幅上，悬挂起来。主席台设置了十个左右座位，座位后是左右对称摆放的十面红旗，和所有乡村的会议室差不多。会议室两侧墙壁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大幅头像，头像下有维汉双语的人名。桌椅是塑料的，与大学食堂里的一样，可以坐一百多人。

庆祝大会北京时间下午四点（这里与内地有两个多小时时差，这个时间相当于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开始，不到四点陆陆续续就有人来了。妇女几乎都戴着头巾、穿着齐膝的一步裙（这算是维吾尔妇女的传统标准打扮了），有的带着小孩，有的戴着金耳环等首饰，时髦一点的年轻女孩穿着牛仔裙，还有化妆的，也有六七十岁的婆婆。见到我们都会点头或微笑。院子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妇女三两个一起说话，小孩们跑来跑去，追逐嬉闹；球场上的人也空前多，篮球、排球人声鼎沸，乒乓球台前也排起了长队。这情景让我想起90年代初我小的时候我们村开大会，那简直是我们小孩子的盛会，我们跑来跑去，还可以从家长那要几毛钱从卖货郎那换点糖果吃。三点半多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最后一排都没有留一个位置。

庆祝活动四点准时开始。几名村干部和工作组的三位领导在主席台坐，我们坐侧面。村支书主持，首先介绍了我们工作组成员，接着我们的维吾尔族副组长用维语致辞。后来我了解到，他表达了对妇女的节日祝福，介绍了我们的来意，鼓励妇女在承担好教育孩子、赡养公婆、促进和睦等家庭责任的同时，多参与村里的各项活动，促进社会发展稳定。之后由村支书宣布了受表彰奖励的妇女名单。我们出资2000元购买奖品，以村“两委”名义奖励了25位妇女致富能手和好媳妇等优秀妇女代表，这也体现了我们此行“好事让基层组织做，好人让基层干部当”的工作理念。受奖励的妇女分三组上台领奖，每次掌声都很热烈。奖品是村干部自己采购的，每组根据名义不同，奖品也不同，都是蒸锅、茶具等家庭生活用品。村妇联主任大概介绍了获奖者的事迹，由于时间紧张，我还没有仔细了解这些故事，这几天要找点时间探寻一下。后面是来参会的一位女副乡长讲话，语速很快，干脆利落，大概也是些祝福、教育类的内容。这时候本县女副县长阿孜古丽匆匆赶来，刚好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由她讲话。我后来从懂双语的同事那里得知，副县长表示，这次活动是她近年参加过的几十次村级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里组织得最给力、群众积极性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还作了一些如何提高妇女地位、反对宗教极端、融入现代社会、发扬优良传统等方面的宣讲。

副县长讲完会议就结束了。接着是从乡里请来的文艺队进行歌舞表演，跳舞的伴奏、唱歌都是由三名乐手担任的，男女舞蹈演员各有三位，还有两位专业的歌唱演员。节目内容是维吾尔传统的歌舞。华丽的服饰、优美的舞姿，虽然比不上乌鲁木齐大型剧场里的专业演出，但与广场上的群众舞相比，这种经过简单编排的表演更胜一筹。表演开始后，房间里人更多了，好多男人也来观看，后排的干脆站在凳子或桌子上，前排也挤满了人，有的直接坐在地上，我将座位让给了一位抱着小孩的大姐。表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观众和演员一起跳了起来，这种维吾尔集体舞称作“麦西来普”。我写的关于此次活动的信息简报的最后一句就是，“庆祝活动在工作组成员和群众共同跳起的欢快的麦西来普歌舞中推向高潮”。

我们还邀请了乡卫生院、乡计划生育服务站来到村大队院子里开展

免费检查，并宣传卫生、计生等知识。县电视台也来人，采访拍摄了很多镜头。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缘故吧，正好今天也避开了明天乡里举办活动的高峰期，这次活动的规模和标准对于一个村来说，的确算少见了。

妇女都在享受整个活动，老的、少的，有孩子的、没孩子的，能自己行走的、行动不便的，能来的应该都来了。这的确是一次妇女的盛会。我从她们的眼神和微笑里看到善意、拘谨，或者一些茫然、无措，但没有看到憎恶。我很惊奇于村干部的动员能力，现在还无从了解她们是真心地乐于参与这些活动，还是被动员、说服甚至迫于一些压力，不知她们听到副县长那些可能每次大会上总会有某个领导对她们说的宣教言辞会作何感想，不知她们对我们这些“乌鲁木齐”来的人有什么期望。我们来此的任务很明确，但我很想触碰她们柔软的内心。那种深切地了解她们的悸动再次被激发起来。☆

从清华园到南疆

2014年3月8日

昨天举办了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今天主要的工作是一些内部建设，与村民们没什么接触。我抽空详读了昨天微信公共账号“飞翔的石头”推送的我的朋友echo小姐的《从耶路撒冷到新疆》。文章中选译了MIT的“城市愿景——过去和未来”公开课内容。这个课程以耶路撒冷为案例，多学科交叉，让学生构想如何建设2050年的多元文明和差异化共存的和平耶路撒冷。课程应该是一个体系，选译的部分主要关于群体身份认同和民族冲突。echo小姐最后的引申很有启发，她写道，“我相信民族之间的矛盾，宗教之间的矛盾，其实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只有彼此了解才能逃脱仇恨和冲突的怪圈”。这我不禁想到我对于新疆的认知过程。

2011年硕士毕业选择到新疆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些共同选择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讨论新疆，但从没有谈起过民族宗教的话题。那时候，正是新疆新时期的开局，关于新疆跨越式发展机遇的宏观报道随处可见，我们也深受鼓舞。我们经常大谈宏观的新疆机会，宏观的理想信念。到新疆工作的前一年多，是在乌鲁木齐的开发区，这是新疆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虽然做组织工作，但每天见闻都是经济发展，基本没有接触民族和宗教话题。之后接触南疆信息多了，偶尔会和同事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觉得这个问题离我很远。在乌鲁木齐生活的两年多，除了城南很少去外，其他地方不管白天黑夜都常去，有时也会晚上两三点一个人回家，从没有异样的感觉。对于发生的很多事件，都仿佛只是一个概

念。我真正开始关切这些新疆特色的问题是在去年下半年读了一些相关书籍资料后，而这次昆明的事增强了我了解它的愿望：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办？

我想，如果能在激烈的情绪下寻求理性或感性认知，总不至于纯粹是情感的宣泄吧。而我从清华园到新疆，两年多后，在要真正抵达南疆之地时，才产生了迫切想了解此地此人的想法，对于常年生活在疆外的人来说，去了解或者产生想了解的意识怎么会容易呢？所以更觉到了此行的意义。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如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增进外界和新疆，尤其是南疆的相互了解，也许可以为减少像昆明事件那样造成恶劣影响作一点微薄的贡献吧。虽然我身在机关，但这种了解传播是纯民间的，我相信，民间的理解与认知，对于政府解决问题意义重大。

书本上的新疆、南疆是一个词语一个概念，而到了此地后这些都是身边的活生生的存在。每当夜晚听到村儿里的狗叫时，我总有些恍惚，仿佛回到了三千多公里之外的老家，这一切是那么相似。

我在来此第一天结识的朋友小艾，昨天送了我一盒德芙巧克力。可能是他女朋友怕吃了会胖或者不愿意过三八节日而没有收这个节日礼物，所以转送给我。我感到很高兴，他当着我所有同事的面送，大家很羡慕我，我在微信里开玩笑说自己交到了“好基友”。今天我送了一罐自带的咖啡给他作为还礼，他很高兴。他告诉我明天要参加集体学习，不能来村里了。

“要想我哦！”他走的时候说。☆

城乡之间

2014年3月9日

1

村里不能洗澡，我们联系了县委党校，趁周末去闲置的学员宿舍洗，顺便买点生活用品，置办慰问群众要用的物资。

这是我们住村后第一次去县城。经过十几公里的乡村公路就到了入城街口，今天是周日，县城有巴扎（集市），街道上挤满了赶巴扎的人。有卖牲口、二手摩托车、自行车等大件的，也有很多像内地城市一样的小吃摊，卖凉面或烧烤。人很多，街道只留了一条车道，一小段路走了很长时间。县城应该不大，从街口几分钟就到了城中心——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得先去这里的农村信用社办理一张公用卡。负责财务的同事办卡时我在周围转了转，县城建筑档次与陇东地区的县城差不多，不高的楼房，不过这里比较干净，街道也较宽阔。路上行人来来往往，能看到不少汉族面孔。信用社门口有名乞丐，看脸色年纪不老，但留着长须，正如我之前听说的关于维吾尔乞丐的事，虽然行乞，但并不邈邈，衣服不新但还算整洁，行动似乎有些不便，在一根木棍后面坐得笔直。同事给了他一点儿钱，他转过来微笑着点头表示感谢，没有说话。与内地诸多县城一样，农信社是这里最普遍的银行，而我们来的这家应该是本县最大的一个网点。里面装修得很好，候位席是皮沙发，有很多植物，人不多。经理和柜员有维吾尔族也有汉族，大概这几天办卡的人比较多，她们已经了解我们的情况，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很快就办好了。

洗完澡去县城最大的超市金桥超市购物。想去理发，便在超市门口的停车场向迎面走来的一位工作人员询问附近有无理发店，他告诉我要到大十字（刚才的城中心）附近才有，很客气、很有礼貌，并且问我“你们是工作组的吧？”我很惊奇于这个个子不高、普通话标准的中年男子的观察能力。后来发现他对派住工作组的情况很了解，对各级政府机构关系搞得很清楚，让我们感到更加奇怪。一问之下得知，他名叫巨马力，柯尔克孜族，原来干过8年乡长，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了，在这里谋了份部门主管的相对轻松的差事。顿时感到眼前这个人不可小觑——乡长在一个县里算是一方诸侯了，8年诸侯之后甘愿来超市做个主管，而且非常认真敬业。因为我们买的东西多，会有需要协调的地方，巨马力主管对我们给予很大的帮助：超市里没有的，他专门用小本子记下来，告诉我们会尽快补充上货。谈起乡村工作，他更是头头是道。我们互留了电话，我希望有什么问题可以多请教他。

采购时我和另一个同事负责文具。文具专柜的小姑娘会一点汉语，但很多名词不明白，我们只能自己找。本来要买的小票夹没有，只有大号，我开玩笑说能不能送我两个，没想到她稍微思考了一下说可以！这是我第一次在超市里得到私下的赠品啊！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她很可爱，后来希望给她拍张照她不愿意，但同意拍个背影。超市里的女孩儿打扮得很时尚，修长的裤子、时尚的彩妆，与乌鲁木齐基本没有什么区别。我想起前两天在村委会院子里参加妇女节活动的农村妇女，十几公里之隔，她们的着装打扮相差很大。而现在内地女人的装扮在城乡之间已经似乎没有太大差别了。

2

下午我们带着米、油之类的慰问品，与村支书艾合买提一起，慰问了5户人家，都是本村的老党员或低保户。第一户是一位独居的双目失明的老人，叫伊敏，快七十岁了，没有老伴子嗣，据说有一个姐姐，也不能照顾他。他的4亩地自己无力耕种，承包给了邻居，每年可得800元，国家低保每月可得115元。每天靠承包地的邻居送饭吃。这应该是村里最需要关心照顾的人家了。尼亚孜是村妇女主任阿斯古丽的父亲，二十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做过村干部，15年前被村里的歹徒（治安性质的）刺伤，双手肌肉萎缩无法劳动，主动将家里将近一半耕地退还村集体让其他人种，自己靠买卖化肥为生。托乎提家有4个孩子，我们去的时候只有在读初中的老四在家，很文静的一个男孩子，学习应该不错，这位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曾经的小队干部希望培养这个孩子上大学，所以虽然经济困难但干劲很足，今年10亩核桃卖了3.4万元，投资3万买了一台大拖拉机，可以搞点副业创收。村治保主任的弟弟尼亚孜2008年入党，本打算好好为村集体出力工作，可惜两年前骑摩托车与汽车相撞，送到乌鲁木齐花了十几万，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现在不能劳动，妻子一个人抚养两个上学的儿女，很不容易。治保主任名叫伊力哈尔，家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乌鲁木齐上职业大学，小女儿上初一，儿子初中毕业在务农；家里虽有17亩核桃，但供养两个学生经济也紧张，还得为儿子娶媳妇，再加上是村干部，也是我们慰问的对象。

我们人多，雇了村里的一辆小面包车帮助慰问，车是妇委会主任阿斯古丽老公的。去她父亲家慰问时，她也在，但这两口子似乎不怎么说话。离开的路上，陪同的协警用汉语跟我们说，两口子昨晚吵架了，阿斯古丽回娘家了。这时候司机回头盯了协警一眼，我看懂了其中的含义：这种事怎么能在这儿说呢？

晚餐在村支书家吃。住村以后他多次邀请，正好我们要去慰问他，就约在今晚。这样的“吃请”肯定难免，但也不会让他多破费。这是我第一次去村民家里做客，来之前的培训中、闲谈中对于做客的风俗习惯、讲究听闻颇多，这次要真正体验一下了。进门前先用专门洗手的水壶倒水洗手，风俗是洗完不能甩手，要自然下垂，书记让儿子在旁边准备了毛巾，依次递给洗完的人。刚进门就闻到了炉子上炖着的羊肉，香飘四溢；炕上已经摆好桌子和要坐的条毯，桌上摆满了核桃、葡萄干、无花果、大豆、西瓜、甜瓜（哈密瓜）等干果水果。我们在炕上坐好，书记说话，表示对我们的欢迎，劝我们先吃点干果。过了一会儿肉煮好了，分两个盘子端上来，清炖羊肉应该是本地最尊贵的待客佳肴了，肉块很大，但煮得很烂——在新疆不会吃羊肉是生存不了的，尤其在这里。而且这样的美食如果不很努力地吃，主人会不高兴的。过了一会

儿，上了大盘鸡；再过了一会儿，上了面条，下在大盘鸡的汁儿里；再过一会儿，是羊肉汤。听同事介绍，这大概是一个程序。吃饭过程中，除了端菜，女人和孩子一直没有出现。没有喝酒，书记数次劝食，最后还点评一下他觉得今晚吃得最少的，说自己没有把这位客人照顾好。最后在互相感谢中我们告辞了，书记跟我们一起回到几百米外的村委会院子里。他还要和村“两委”干部开会。

3

今天是第一次到南疆的县城，第一次进村民家，第一次到村民家做客。

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时候，我们对一个群体的认知可能会是：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们长得差不多、他们说同样的话、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规范，正如我们口中的“美国人”、“黑人”，相信很多人的概念中也会有一个“维吾尔族人”、“新疆人”，而这个概念在当下可能并不受欢迎。我刚到新疆时看到与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以为都是维吾尔族，有一次把一位哈萨克族朋友当成维吾尔族被同事笑话。后来知道，每天看到的模样相近的人里，有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等很多个民族，“新疆人”其实包含了47个民族。我曾在路边的小饭馆里与开店的维吾尔小伙闲聊，也在工作中经常接触维吾尔族各级领导干部，也结识了很多维吾尔族朋友，逐渐对“维吾尔族人”这个概念有了一些解构性的认识。与所有社会一样，维吾尔族的社会也有贫富差距，有不同的文化层次，有多个社会分层，即使是成为他们被区分的重要因素的宗教信仰，也有不同类别。所以，当我们谈论这个概念的时候，不妨再往前看一步，增强认知的“分辨率”，这样也许才能更清楚到底自己在谈论什么。

维吾尔社会或者整个新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处在后位，随着内地发达省市援疆力度增加、信息技术不断更新、交通更加便利，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传播到南疆，传统的维吾尔社会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来自民族传统、现代化的多方面冲击，这种冲击必然会使社会朝着更加多元化的

方向发展，一个人人生轨迹变化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多，同时也必有很多疑惑、问题需要澄清和解决。在这个亚欧大陆腹地的城乡之间，很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别，这也是认知分辨的一个维度吧。他，他，他，虽然都叫维吾尔族人，却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我却花了一段时间才搞清楚。城乡之间，还有很多个不同维度的“之间”，需要厘清；要想尝试在解决“新疆问题”方面说些什么，必须对不同的“之间”进行有区分的考量。☆

托什干河上的防洪堤

2014年3月10日

托什干河发源于中吉边境的南天山山脉，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阿克塞河下游进入中国，由西向东，流经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阿热力镇与库玛丽克河汇成阿克苏河——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一个支流。

与新疆的很多河流一样，托什干河水来自高山融雪。春来天暖，河洪易发，修筑防洪堤成了河边居民的一件大事。我们村离河不远，但并不紧邻，河流过同乡另外一个村。乡里统一安排，每个村义务劳动筑堤50米，我们出动了一百多青壮劳力，打算一天完成任务。中午，我们和村支书一起去工地慰问干活的村民。

我对义务劳动不陌生，但从没见过这种修堤的场面。将三根直径20公分、长3米左右的杨木杆在一头相互交错，用粗铁丝扎紧，竖起来形成三脚架，在三脚架离地面半米处用稍细的木杆搭一个水平的三角形，整体形成一个三角四面体，宽、高均约2米。一个个这样的三脚架依次排开，组成最牢靠的骨架。在四面体的底面上铺一层铁丝网，网留得宽松，用装载机将大石块倒在网上，可直接触地。其他几面也拉上网，中间用小石、泥、干草等填充出2米高的堤身；堤跟再用细小的泥石填好，就算修成了。防洪堤的作用并非要完全阻止水流，只要让湍急的河流沿转河道，堤下缓缓渗出一点也没关系。

我们到的时候刚好建成一个三脚架，便帮着搬运了一会儿。书记招呼大家休息一下，一百多人很快聚在一起，沿着路边或蹲或坐了几行。书记讲话，通过同事翻译，得知除了介绍我们工作组之外，还从团结互助、唇齿相依的道理解释了为什么河不流过我们村我们还要来修堤。虽然听不懂，但从语速、语气能觉出口才很好。我们的副组长说了些慰问关怀的话后，就为村民们送上了馕、矿泉水和线手套，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就地开吃。馕在新疆是很重要的主食，味香解饿、便于保存和携带，我们这些同学来新疆不久后大都喜欢上了。

来工地探查的副乡长吐洪拉也讲了几句。讲完后我和他用汉语交流，得知他在鼓励大家眼界要宽一点，把精力集中在勤劳致富上，只要努力，这里也能像北京、上海发达地区一样过上现代化的好日子。他说他有一个观点，那些有宗教极端思想的，是因为文化不够、见识不够，出去到内地大城市走走看看，一定不会那么想了，一定想好好过日子了。他的汉语很好，已经在这里做了4年副乡长，对这里的情况很了解。

冬日里的托什干河水流很窄，河滩很宽，过不了几天随着天气变暖河水就会漫涨起来，那时候今天的劳动将化作对村民们的守护，让他们免遭这位哺育了他们千百年的母亲河的暴脾气的蚀伤。汛期结束的时候，防洪堤也将随着水流淹没。明年的这个时候，村民们将再次来到这里，为保障一年顺利生产而劳作。☆

我们的任务

2014年3月12日

新疆全体机关干部下基层的消息是2月中旬以后逐渐清晰起来的。2月14日，召开区直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动员大会，16日召开全疆范围的视频动员大会，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分别讲话。这次活动叫作“‘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要求全疆所有20万名各级机关干部，分三批每年1/3到10000余个农村和重点社区开展工作，3月5日前全部到位。我们是在3月5日当天下午到村里的。

主要任务有六个方面，这也是我们这几天正在和今后将要开展的主要工作内容：一是践行群众路线、转变工作作风。这是全国统一进行的内容，我们下来的要求是“转作风、反四风、带作风、促作风”。二是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民族互信。真心热爱，真诚服务各族群众，办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促进各民族相互信任、理解、包容、欣赏。我们在村里走访慰问低保户、贫困户、老党员，谁家有困难能帮助协调的都会帮忙，接触到的群众都非常热情、欢迎。三是突出现代文化引领、促进宗教和谐。组织文体活动，开展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极端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戳穿“圣战殉教进天堂”等荒唐谬论，尽全力去极端化。这是很重要的任务，情况也比较复杂。四是落实民生建设任务、增加农牧民收入。搞一些民生工程，帮助解决教育、就业、住房、社保以及道路、饮水、用电等方面的困难，帮助增加收入。这是需要很大投入的工作，今年的民生建设立项大多都已确定，时间较晚的援疆项目最近也确定了，我们能新增的很有限，主要是督促落实。我们村今年有几十

套援疆项目的抗震安居房建设。五是强化群防群治群控、维护社会稳定。协助落实各项维稳措施，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这是社会管理范畴，我们在人力上有限，只能争取一些物力上的帮助。六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长治久安基础。这一条的分量很重。基层组织指的是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居民）自治组织，在这里就是村“两委”，要求是“加强传帮带，教思路、教方法、教经验，大规模培训基层干部”。实际上我们首先得依仗村干部，通过他们了解情况、打开局面，农村工作他们比我们有思路、有方法，我们能做的就是多提供一些资源和渠道，多促成一些好活动、好项目。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树立威信，做到“好人让基层干部做、好事让基层组织办”，我们组织的几次活动都体现了这一点。

除了这些主体任务外，作为整个系统里的一个功能组织，我们还有很多内部建设和外围工作任务。每天都要写信息简报，要建立健全内部各项工作生活规范制度，还要经常开展集体学习。村里没有什么公共服务，除雇请了专人做饭外，生活方面基本完全自理。这其实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到目前，几乎没有工作日休息日之分，没有工作生活之分，每一天任务都很满。与在单位上班相比，这里的好处是工作显得新鲜，都在面对具体的人和事，而不单单是材料的故纸堆——这就是基层工作很重要的特点吧。

此前新疆每年都会有机关干部下到村、社区工作，主要以扶贫开发或者集中整治作为主题，但这次的力度和规模之大远超以往。活动的特点被总结为“三个覆盖”，即基层全覆盖、干部全覆盖，任务全覆盖。全疆一万多个基层单位全部覆盖在内，所有的各级机关干部除部门一把手外，每名干部都要住村工作一年，将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明确的各项任务“一竿子”贯彻到基层。这次活动的官方微信公共账号取名“最后一公里”，也在表明活动要将政策与基层之间最后的“一公里”距离走完，达到与基层无缝对接的初衷。

上级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被归纳为“十不准”——不准干扰基层正常工作、不准占用基层车辆、不准擅自离岗、不准借下基层办私

事、不准侵害群众利益、不准在生活上让基层补贴、不准提过分要求、不准公款娱乐、不准吃请收礼、不准工作期间饮酒。这些是我们的警戒线，时时刻刻都铭记于心。

自治区直属厅局机关干部全部下派南疆四地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今年第一批有3000多名。每个单位情况不同，在统一政策之外，下去后自选动作也不同，可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想办法为所在村多做一些实际的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些竞争，压力较大。

20万干部下基层的政策刚开始公布的时候，有些人持怀疑态度。我积极报名第一批的时候，除了工作需要更是基于一种对南疆的好奇与向往，希望多一些经历见识。几天以来，感到这次活动很有意义，不管是对村民还是对我们，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受益的过程。这一年是完成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生命中一段十分特殊的、难忘的、有意义的旅程。☆

村里的宗教讲座活动

2014年3月13日

1

今天村里举办了宗教知识讲座活动，邀请本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和县里最有权威的两位伊玛目为村民们讲解宗教政策和知识。来的都是男人，村委会的会议室坐满了。活动在国歌声中开始，全程用维语进行，还是由村支书主持。我听不懂，讲座内容是后来从懂双语同事的笔记上看到的。

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讲道，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丑化了维吾尔民族的形象，破坏了维吾尔民族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声誉，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特别提到，有人说低保户领取政府发放的救助金违反教义，这是不对的。《古兰经》上说做好事不限民族、不限对象，有困难时政府来帮助，是可以接受的。同时提到共产党为大家传播科学知识，落实惠民政策，带来了发展机遇，做了很多好事。要好好珍惜，自己也要多努力，逐渐过上好日子。

两位伊玛目讲的要点有四：一是要认清非法宗教活动本质上不是伊斯兰教义内容，决不能参与，要坚决反对暴力恐怖活动；二是要发扬维吾尔族优秀传统文化习俗，按照传统仪式举办婚丧嫁娶活动，不蓄大胡子、不戴面纱，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教育好孩子、经营好家庭；三是要学习先进文化知识，掌握发家致富技能，努力过上好日子，积极融入现代社会；四是要认识到共产党为大家创造了现在的良好生活和机会，拥护党的领导、支持村“两委”工作不违反伊斯兰教义，要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结婚、离婚手续，要全力支持工作组工作。

除了讲座外，县大清真寺的伊玛目宣读了《县伊斯兰教协会关于恢复举行“乃孜”活动的倡议书》。“乃孜”是维吾尔族传统的为纪念亡人而举行的一种悼念活动，一般在人亡后的第7日、40日、百日、周年、三周年举行。“乃孜”日，丧主举办家宴，备“乃孜”饭款待亲友宾客，主人介绍亡人的生平事迹和品德，并邀请宗教人士诵经，以追忆亡人、安慰活人。倡议书写道，人去世以后举行“乃孜”是维吾尔族代代相承的民族和宗教传统，举行“乃孜”不违反伊斯兰教传统，全体爱国宗教人士要带头举行“乃孜”，并引导信教群众参加“乃孜”活动。

村里影响力较大的一个清真寺伊玛目还代表村里的宗教人士进行了表态，说要积极引导村民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坚持发扬民族优良传统，把精力集中到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上，全力支持我们工作组和村“两委”工作。

2

不了解情况的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在清真寺以外，将教民组织起来举办讲座？为什么要多次强调反对宗教极端思想，发扬民族传统？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讨论如何举办婚丧嫁娶活动，以及是否蓄大胡子、戴面纱这样的日常生活问题？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目前新疆的宗教形势。正如前面笔记说到的，在“伊斯兰教”这个大概概念下，有不同的派别，在维吾尔社会里有对伊斯兰教义接受、表现的程度、形式不尽相同的不同人群。根据《凤凰周刊》中《宗教极端保守思想危及新疆》一文援引新疆社科院学者的观点，伊斯兰教在新疆维吾尔本土化后，可细分为四种社会群体。第一种是最世俗化的“文化穆斯林”，主要由“体制内”人员构成，他们很少参加念经、封斋等宗教活动，一般不忌烟酒，但会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主要由农民、普通市

民，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活动的实践更多，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每周五是穆斯林的“主麻日”，教民都去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常人无异，也不排斥烟酒。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就是瓦哈比教派，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平时严守戒律，但并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人数极少，由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穆斯林人群发展而来，以宗教“改革派”为旗号，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都是由极端派发展来的。

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化穆斯林一直在维吾尔社会中占据主流，世俗穆斯林群体也人数众多。改革开放以后，看到外面新鲜世界的维吾尔群众愿意追求世俗化的生活，宗教保守思想瓦哈比教派并没有太多市场。但是，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伊斯兰向保守回归，瓦哈比教派的影响逐渐增大，由瓦哈比教派发展而来的宗教极端主义开始肆行乡野。他们以“宗教改革”的名义，打着宗教的旗号，以“净化伊斯兰”和做“虔诚穆斯林”为借口，排斥世代传承的民族风俗习惯，排斥传统服饰，要求年轻男子留大胡须，女子蒙面穿黑色罩袍；在结婚典礼上不允许唱歌、跳舞，办丧事不准戴孝、不准哭、不办“乃孜”；不承认国家颁发的证件，不到民政局办结婚证，而是只念“尼卡”（宗教对婚姻认可的一种仪式）结婚，念“三个塔拉克”（“塔拉克”意为“休妻”，男方对女方说一次表示两人“离婚”，不能生活在一起，以后如双方都同意可“复婚”；如果说三个“塔拉克”则没有“复婚”的可能了）离婚；妄断“阿拉力”（清真）、“哈拉木”（非清真），比如说政府办的双语学校是“哈拉木”，政府修的路是“哈拉木”，电视节目是“哈拉木”等，虔诚的穆斯林都不应接触这些东西。

因为极端主义打着“虔诚穆斯林”的旗号，很多群众为了表明自己的“虔诚”，并且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便跟着他们的主张走；还有一些年轻人，涉世未深，很容易被蛊惑。整个社会风俗慢慢变化，包括女人

的服饰、男人的形象、举办婚丧嫁娶的仪式和手续等。然而，宗教极端主义者只是以此为幌子，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政治诉求。

一般的教民其实并不确切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教义。他们接受宗教知识、举行宗教仪式，除了从小的传统外，很大程度上是从宗教人士那里接受教育。很多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讲了才能清楚，而不同的主张都有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对于宗教极端主义所主张的那些与民族传统相违背的说法，他们也彷徨犹豫，很多人遵守那些主张是被社会氛围所裹挟。这就是举办这些活动的初衷，请这些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认可拥护党的宗教政策的爱国宗教人士向教民宣讲，引导教民保持他们的优良传统，不走宗教极端主义的路，分清正常宗教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区别，在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基础上，把精力放在发家致富过日子上。这是一场与宗教极端主义的人心争夺战，直接关系到正常社会秩序的土壤和基础，任务很重大。今天的活动之后，我通过同事翻译采访了几位参加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的表述不一样，大意都是通过更权威、知识更渊博的伊玛目的讲座，很多问题更清楚、更明白了。

3

今天的讲座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每个人都严肃庄重地参与其中。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两百个人坐在一起，探讨他们对于人生宇宙的认识、探讨他们的价值规范、探讨应该如何进行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活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只有个别高校的专业课上才会有类似的场景。我不禁想知道，宗教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还没有条件与他们直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能从旁处比对。前段时间看了本书，《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这本书以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在2001—2007年开展的涵盖对全世界90%以上穆斯林的调查为基础，回答了许多关于穆斯林的问题。在信仰的重要性一节，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穆斯林说信仰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的目的，绝大多数人表示做礼拜能帮助他们克服焦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与真主持续的联系，我怎么能应付繁重的工作和家庭事

务”。在这里接触到的男人，不管长幼都会主动与我们握手，几乎都是伸出双手（如果对方是长者或值得尊敬的人才会如此），握手后还会以右手抚胸，表示真诚和敬意；见到的女人都会以右手抚胸致意。也许他们在生活上未必顺意，但大部分人的眼神都透露着平静与坚定。入户走访时遇到的孩子，十几岁懂事的都很有礼貌，显得稳重可靠。我想起了电影《战争之王》中，凯奇的父亲虽然不是犹太教徒，但总喜欢戴犹太教标志的帽子，他说这帽子可以时常提醒他，头顶之上还有一些东西。也许信仰就是如此，让人有所敬畏，同时有所依恃。

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人民大众的鸦片。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他最终要“扬弃产生这种幻想的处境（即宗教）”。我对于宗教认知浅薄，但觉得在人之初有这样一套积极、健康、向上的规范约束，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和整个社会，定有很多好处。只是，如何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营造正常和谐的宗教氛围；如何在双方都不断改革演进的过程中处理好宗教与世俗政治的关系，引导宗教与不断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相协调适应；如何在保持正常宗教信仰的同时发展社会经济，让现代文明富裕的生活成为信教群众的“主食”，让宗教成为信教群众的“冰糖”而不是“鸦片”，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热孜万古丽的婚礼

2014年3月15日

1

前几天，我们雇请做饭的日阳古丽请假了，因为她要张罗二女儿热孜万古丽今天结婚的事。昨天晚上，她专程来到村委会邀请我们，我们欣然答应。实际上，即使没受到邀请我们也会去，参加村民家里的红白喜事，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中午两点（北京时间，当地时间十二点）我们出发了。日阳古丽家就在这条乡村公路边上，离村委会不远，步行只要五分钟。远远就看见人头攒动，走近时，日阳古丽已经迎在门口了。她热情地用维语与我们打招呼，几个女人跟在后面微笑着。男人们也出来依次与我们握手，有老有少。日阳古丽的丈夫已去世，她一个人支撑家庭；后来得知走在前面的是她的父亲，留着胡须，看起来六十多岁。我们被礼让着进了门。

与甘肃的农村一样，这里的婚礼也是男女双方分别举行。但这里门口没有专门的收礼登记处，进门后组长将准备好的装着礼金的信封送给日阳古丽，她表示非常感谢。我们之前了解了，这里的习俗也是送红包，只不过村里条件有限买不到，只能用信封代替。进门右手边有洗手台，上下两层，上面是铁皮做的水箱，水箱伸出两个水龙头，便形成了流水；下面是水槽，开一个小孔，下接水桶。洗完手后就准备吃饭了。

我四处打量了一下。院子里正对着大门的是一个门，里面顺延着几间挺大的棚厦，没有装修，也没有家具，看起来是做仓房用。今天里

面架着锅灶，看来这一百多宾客的伙食是在这里做成的。大门右手边是新建的L形抗震安居房，是生活起居的场所。这种房子我入户走访时进过，三室一厅的套间，约有120平方米。平房正对着的是后院门。这里的农户家基本都有一个不小的后院，养牲畜或种菜，后院里一般还有一个地库。大门西边没有建筑，是开阔的小院子，今天婚宴的桌子就搭在这里。

婚宴其实并非隆重的宴席。桌子是从村委会会议室拉来的条桌，只有五六个摆成的一排，我们去时靠近大门的那头已经坐着几位长者，桌子上用毯布铺了起来。我们和其他几位宾客依次坐好，便开始上菜了。来的宾客多，一次不能全坐下，只能摆流水席。餐是依次上的，第一轮是干果小吃，铁盘子端着几个小碟，有甜枣、巴旦木、大豆、喜糖等，每四人一盘。过了一会儿，每人上了很小的一份凉粉，后来了解这个花样并不固定，只是为了丰富餐品。接下来是馕和茶水，馕用圆盘端，每盘三个，下面两个是普通常见的，最上面是加了葱花的葱花馕，有点像葱花饼，味道更好。馕吃得不多，不一会儿就连同干果撤了下去，抓饭端上来了。金黄色的抓饭盛在大圆盘里，上有一小块羊肉、一小份凉拌胡萝卜丝，三四个人一盘。抓饭是新疆另一种重要主食，先以清油炒羊肉和胡萝卜，再下入生大米，加水煮熟，有时还会加点葡萄干、杏干。做好之后饭是一粒粒的，色泽诱人，吃起来油香可口；饭里面的羊肉更是别有风味，比清炖多一点滋味，比红烧多一点鲜嫩。要是将米、肉、小菜一同吃下，那味道足以令人叫绝！一般的清真饭馆门口都会有一口大锅来做抓饭，后来我见到了今天的抓饭锅，直径足有两米，据说一次可以做150公斤大米。在乌鲁木齐吃“抓饭”，还是会用筷子或勺子，今天这里却是名副其实的抓饭，无筷也无勺，只能以手抓食，这才是“抓饭”的本初吃法。试了一下，发现用手直接抓米吃是个技术活，一开始我直接从盘子中间抓了一把，吃的时候很困难，还掉了不少。我悄悄观察旁边的村干部，他为大家把羊肉撕成一个个小条，然后从盘子边开始，将饭捏成小块，用指尖抓起送食。用这种方法一吃果然很方便，于是吃了不少。抓饭之后，吃的流程就结束了。最后一个环节是祈祷，所有人将双手举在胸前，掌心向上，面朝掌心默诵经文，有一人出声领

诵，诵完后以双手自上而下轻轻拂面，集体出声说一句“阿拉艾克拜尔”结束祈祷。我们入乡随俗，也跟着一起祈祷。后来从同事处得知，饭后的祈祷叫作“都哇”，经文是感谢真主赐予食物和一些祝福家庭生活的话；诵经时双手指间不能分开，诵完以手拂面是要将经文的祝福沾到自己身上而不落在空处；最后一句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是唯一的”。

我们没有多停留，就被领到对面邻居家的院子里。这里已经做好准备，要弹起曲儿、跳起舞了。

2

邻居家的院子不大，但很规整。进门右手是新房子，房下台阶上空出来一溜，可以摆桌椅。左边墙下铺了几张毯布，可以坐人。两处座位像是看台和休息区，院子就是舞池。

从乡文艺队请来的乐手已经调好了琴。最先看到的是一个造型和弹奏方式都像吉他的乐器，叫作热瓦甫，头小体长，将琴头枕在右臂上弹奏，声音铿锵。资料记载，热瓦甫起源于喀什，民间流传的喀什热瓦甫全长130厘米。弹布尔是阿拉伯乐器tanbūr的一种，在南疆很流行，造型有点琵琶的感觉，头和体之间为椭弧过度，琴体比热瓦甫显得要长，弹奏时琴头放在腿上，音域宽广，音色清亮柔美。艾吉克的音色有点像二胡，造型和演奏方式也很像，不过它的音箱有开孔，底部伸出一柄，柄下端有座，演奏时枕在大腿上。手鼓是单面的，击打时左手掌轻持鼓，右手五指并用，不同的手指打击不同位置、使用不同力度，可发出或低沉或清脆的不同声音，是整个乐曲的节奏。四个乐器配合，节奏明快、富于变化、明朗活泼的伴舞乐曲就飘出来了。除了弹布尔的演奏者外，其他几位乐师都是中年人，看起来经验丰富，颇有艺术范儿；演奏弹布尔的是一个小伙子，同时兼歌手，边弹边唱，那些音色有些低沉音调却婉转的歌声从他嘴里传出来的时候，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但又带着一种明显的节奏，让人禁不住想要动起来。

院子里人不多，女方的宾客在这里主要是自娱自乐，这个场子的最大使命是在娶亲队伍来之后，双方男人共同跳麦西来普。我们边听乐曲边等着娶亲的队伍。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白色小车和一辆中巴车，下来的全是女人，是男方的娶亲队伍，约有三四十人。女人下车后没有进门，女方也没有人去招呼，她们就在门旁边不远处站成一堆。中巴车掉头返回去了，原来是去拉男人们。再过半个多小时，中巴车与一辆黑色小车一起回来。小车副驾驶上坐着一个穿着西装、内穿彩领白色衬衫的很帅的小伙子，正是新郎。男人全下车，也有三四十人。同事告诉我，男方的亲戚、朋友能来的都可以来。男方人到齐，迎亲的仪式开始了。

娶亲的男人们沿着路两边依次站成一个U形，新郎也在其中。面对着女方家门的最头上是新郎的父亲和叔伯们；女方的男宾客从门里出来，排成一队，从新郎父亲开始，依次与每个人握手问好。我不禁赞叹，这种方式男女双方的男人们人人都可见面，人人都可相互认识问好，今天成了亲戚，以后都好说话了。握手之后，乐手们从邻居院子里出来，边走边奏，音乐响了起来。这时候两个手里分别举着一个三叉树枝的年轻小伙子到路中间跳起舞来，舞蹈动作幅度很大，相互围绕盘旋，三叉树枝舞起来像鹿角一样。双方的宾客们围起来观看，小孩子高兴地挤在前面，几个观众逐渐也加入他们，男男一对，女女一对。过了一会儿，两个小伙子将手中的三叉树枝互换接着跳。再过一会儿他们开始用树枝与旁边的观众互动，从长者到小朋友们都伸手争相从上面摘取东西，我才看清原来树枝上挂着油饼、苹果、糖等。听同事介绍，这两个小伙子分别是男女双方的亲戚，树枝上挂食物寓意着婚后的日子丰盈美满。吃食摘完了，舞蹈暂时结束。

来娶亲的男人和女人们分两批进入女方家里吃抓饭，男人先吃。新郎不能在新娘家吃饭，被安排到刚才的邻居家。新郎清瘦高挑，刚下车的时候我跟在后面想要拍照，他已经走过去了，他被看见我的伴郎拉了一下，便回过头来让我照，微笑中带着羞涩。新郎和两个伴郎坐在院子里墙下的毯布上，地有点硬，一位女孩拿进来一个蒲团，扔到地上就走，这边的几个男孩吹着口哨起哄。新郎一方来的男人们吃完饭，都来到这个院子，音乐再次响起来，男人们开始跳舞。同事邀请新郎一起

跳，他很高兴地加入了我们。女人这时候去吃饭，她们不在这里跳舞。

我们跳完就回去了。回去时，看见一些妇女手里拿着用布包起来的圆盘，同事告诉我那是村里的邻居们送来的礼物，一般是馕。村邻们只送礼物不给礼金，也不在事主家里吃饭。后面的程序是从同事那里听来的：男人们跳完舞、女人们吃完饭，大家一起去新娘家门口，男人们唱着歌将新娘迎出来。新娘与亲人告别后，便与新郎一起到婆家。新郎家的仪式在第二天，白天宴请亲朋好友，晚上举办隆重的舞会。

可惜这些都未能看到，下回村里有娶媳妇的一定要见识一番。

3

在婚礼上跳起热闹的麦西来普，本是维吾尔族传统仪式，但是正如前所说，近几年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乡村已经很少有按照传统方式办婚礼的了——不奏乐、不跳舞，一切在沉寂中进行。为了这次的舞蹈跳起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给女方家思想上的支持与鼓励，他们与男方家里商量后达成一致；举办文艺活动和宗教知识讲座营造氛围；帮助协调乡文艺队演出，争取了乡里、村上的支持，伊玛目也来观看了麦西来普。最终整个过程比较顺利。懂双语的同事与村民聊天，村民说，其实他们也想按照原来的热闹形式办，只不过受氛围影响，没有人带头，大家都不敢搞。这次之后村里的形势应该会有所改变。☆

诺鲁孜之一：春天的使者

2014年3月21日

前几天，邻村的工作组做了庆祝诺鲁孜节的活动方案，希望我们提点意见建议。我来新疆两年多，对穆斯林的重要节日如古尔邦节、肉孜节都了解了，诺鲁孜节却是第一次听说。于是便做了一些文献资料工作。

诺鲁孜并不是维吾尔语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最早是波斯语的翻译，有时候也译作纳吾肉孜，意思是“新的一天”或者“新的光明”。诺鲁孜节是庆祝春季昼夜平分点的节日，这一天是春天来临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二十四节气里的春分，一般为3月20日或21日。

新疆的很少数民族都过诺鲁孜节，但这个节日不是他们专享，西欧、中亚和南亚、高加索、巴尔干及其他一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有庆祝诺鲁孜节的传统，只不过各国各地区的拼写和发音可能有所不同。这些地区居民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但诺鲁孜节却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传统。

早在2500多年前，世界上现有的宗教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生活在波斯的人们就开始庆祝诺鲁孜节了。诺鲁孜节最早是琐罗亚斯德教最神圣的节日。这个名字有点奇怪的教是由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一位出生在米底王国（今伊朗北方）的一个贵族骑士家庭的名为琐罗亚斯德的人所创立，相传诺鲁孜节就是这位创教士亲自确立的。琐罗亚斯德教创立后在中东迅速传播，成为阿契美尼德帝国（也称波斯第一帝国，公元前550年

至330年)的国教。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琐罗亚斯德教与其他多种宗教(希腊宗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在波斯并存,直到最后一个前伊斯兰的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公元224年至651年),再次成为波斯地区的国教。后来波斯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琐罗亚斯德教受排斥,坚持信仰的人被迫向东迁徙,部分进入印度,部分通过西域进入中国。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被称为祆(音同“先”,专门为此教创造的汉字)教,受到当时北朝许多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宋朝以后基本消失。现在的伊朗境内保留5座祆教寺院,但规模都很小,也举行宗教仪式,内有长年不灭的圣火。

有趣的是,金庸《倚天屠龙记》中记载的明教,即是摩尼教,便起源于琐罗亚斯德教,但融合了许多基督教的教义。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实际上就是“琐罗亚斯德”的另一个名称。

虽然祆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衰落,但它所流传下来的诺鲁孜节却被当年中东各国的信众们保留下来,并带到了中西亚、印度和中国等更广泛的地区,不断继承发扬。201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阿富汗、阿塞拜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伊朗、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将每年3月21日设立为“国际诺鲁孜节”。而在2009年,诺鲁孜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联合国关于“国际诺鲁孜节”的决议文件中写道,(联合国大会)“注意到在春分当天,世界各地有三亿多人庆祝诺鲁孜节,将其视为新的一年一年的开始”,“铭记诺鲁孜节中各种传统和仪式的基础反映了东西方文明的文化和古老习俗,通过人的价值观的相互交流影响了东西方文明”,“注意到诺鲁孜节的取向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了解建设性劳动与大自然再生周期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最早庆祝诺鲁孜节的伊朗的历法中,这一天是每年的第一天,所以

诺鲁孜节被视为伊朗的春节或者新年，是伊朗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一般放13天假，家人们团聚在一起，年长者会送红包给小孩。每家都要摆上诺鲁孜桌，桌上摆着不超过七种的以波斯语“S”开头的东西，所以这个桌子又被称为“7S”桌。一般诺鲁孜桌上会放苹果、大蒜、花草、沙棘、醋或硬币等，每个东西都有特别的含义，比如硬币代表钱、苹果代表健康、花草代表新鲜等。

在新疆，传统的人家会在当天天亮而太阳还未升起时，在房屋门口用松树枝生火，每个人从火上跨过，将晦气留在门外；然后将冒烟的松枝带到牲畜圈门口，让畜群在烟上通过，祈求牲畜膘肥体壮，多多繁殖。还要用肉、大米、牛奶、枣、豆子等食物和水加盐一起煮，熬制类似八宝粥的诺鲁孜饭；家家户户都要做，大家互相串门拜访，都要吃上一点。还会举行歌舞和体育活动，共同欢庆春天的到来。

在春天到来的第一天，在万物复苏、春回大地的时刻，人们沿袭着几千年的传统，聚在一起欢庆美好一年的开始。团聚、劳动、歌舞、和平、健康、丰收、吉庆、更生，诺鲁孜包含了人与自然最初的互动和人最初的美好心愿，这一天既是亲友团聚、喜庆欢宴、载歌载舞的日子，也是一个关注净化和重生的重要时刻，人们再次发出和平亲善的祝愿。这一天里有生活、有奋进，更有和谐、有美好。

勒乌金小学的庆祝活动中悠扬的诗歌，用最灵动的语言赞美了这位春天的使者。☆

诺鲁孜之二：三首赞美诗

2014年3月21日

勒乌金小学庆祝诺鲁孜节的活动在上午举行。学校就在村委会隔壁。我们到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开始演练了。活动分文艺节目表演和体育比赛两部分，从入场式到表演、比赛都很有意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三位女老师的维吾尔诗歌朗诵了。

伴着轻柔舒缓的音乐，老师们的朗诵声情并茂，虽然除了“诺鲁孜”一个词外别的都没懂，但能听出来诗很押韵，语调抑扬顿挫，犹如在歌唱。后来，我拿到了朗诵的诗稿，并请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迪力夏提译为中文，我根据前后文作了一些润色。从这些翻译过来的文字可以看出维吾尔语言的丰富变化和诗人的奇妙思想。诗稿里没有注明作者，听同事介绍应是近几年现代诗人所作，待以后时间条件允许再仔细考证。

诗歌全录如下：

第1首：《春天的使者》

诺鲁孜是春天的情人
她给心灵点亮希望的灯

鼓励我们奔向秋收

诺鲁孜，你又来了

你的到来是为让我们记起

乌古斯^[1]和苏图克^[2]战马的叫声

阿曼尼沙汗^[3]的歌声

穆萨巴耶夫^[4]等人的声音，和

玛纳斯河的咆哮

[1]（译者注）：乌古斯（Oghuz）人是古代西突厥最大的部落联盟，居住在两河流域（锡尔河、阿姆河）和突厥斯坦城周边，乌古斯名称源自其先祖乌古斯汗，波斯史学家拉史特《史集》记载：乌古斯汗是喀刺汗之子，后信仰了伊斯兰教，并联合其堂兄弟（回纥等）推翻了父亲的政权。乌古斯汗有六个儿子，分别为太阳汗、月亮汗、星星汗、蓝天汗、高山汗和大海汗，每个儿子又有4个儿子，乌古斯汗以这24个孙子的名字命名了24个部落，每个部落有其图腾和食用动物的部位，史称乌古斯24部，其中以撒拉尔部、可尼克部、喀亚部最有名。

[2]（译者注）：苏图克·博格拉汗（Satuq Boghra Khan, died 955） was a Kara-Khanid Khan; in 934,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Turkic rulers to convert to Islam, which prompted his Kara-Khanid subjects to convert.

[3]（译者注）：阿曼尼沙汗（1526—1560年），阿不都热西提之妃。她天资聪颖、能歌善舞、能诗能文，是位才华出众、美丽过人的奇女子，是杰出的维吾尔族女诗人，维吾尔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者。13岁入宫，34岁因难产而逝。她从小就对诗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拜访社会艺人、诗人、民间歌手，整理创编出集维吾尔古典音乐之大成的《十二木卡姆》，使民间音乐成为科学、系统、严谨的曲目。“十二木卡姆”驰名中外，是维吾尔乐舞艺术的稀世瑰宝。今天新疆维吾尔族人表演的“十二木卡姆”，便是经过她整理、规范的。

[4]（译者注）：19世纪上半叶，新疆一些实业家将经商范围扩展至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在塔什干、阿拉木图、莫斯科、喀山等地建立了商厦。与此同时，他们在天津、成都、苏州、杭州、西安、兰州等内地城市开设商铺、招募经销商。不久之后，他们进入土耳其、德国、芬兰等欧洲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的市场。穆萨阿吉（Musa Haji，后来以“穆萨巴耶夫”之名闻名于世）、巴吾东·穆萨巴耶夫（Bahawudun Musabayof）、希里·瓦贡（Hili Wagon）等实业家便是那个时代的翘楚。

你更是为让我们做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族人
做真正的自己
叫醒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的灵魂更清醒而来

啊，欢迎你诺鲁孜
你是春天使者
是心灵的福祉泉
是精神的食粮

在这神圣的节日
希望所有的人都找到自己的快乐
心里满载无限激动
世间也被激动填满
高歌、永存、昌盛
让世界在春天里重生
愿神圣的诺鲁孜永世长存

第2首：《神圣的诺鲁孜》

啊，诺鲁孜！你是大自然的神圣节日！天地从冬眠苏醒，盛宴遍地。应诺鲁孜老人的号召，乌什臣民穿上了节日的衣裳，以欢乐的心情、饱满的精神摆宴隆重庆祝。所有人内心充满感恩和满足，享受着诺鲁孜的喜庆。

响亮的鼓笛之声，热血诗人的深情词句，鼓舞着诺鲁孜臣民的心，他们许下自己的愿望。优秀的骑士们激烈的赛马和凯旋之声增添了民族的自豪感，叼羊、斗鸡、斗狗、斗羊之声传遍整个家乡。季度之王春天亲吻着诺鲁孜臣民可爱的嘴唇，让他们渐渐忘却黑色冬天的悲伤。

朋友，看！春之使者诺鲁孜在荒凉的田野上让滋润万物的银色之水流动起来，农民大哥的心激动不已。我们不能扬弃庆祝这神圣的节日，只有我们爱护自己并团结友爱，我们才能成为被人敬爱的伟大的人。

朋友，你在看吗？农民大哥吃了诺鲁孜饭后恢复了力量，内心充满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1]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2]祖先的自豪感，载歌载舞，祝福着诺鲁孜的臣民。

朋友们，在团结中喜迎诺鲁孜节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抓紧时间，鼓起勇气，与时间赛跑，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就能达到目的地！

那么朋友们，让我们借着诺鲁孜的鼓舞，利用诺鲁孜赋予我们的力量，手牵手肩并肩向前进，去树立更多的民族自豪之碑！

第3首：《诺鲁孜的问候》^[3]

[1]（本文作者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1008—1105年），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语言学家、突厥语学家、哲学家。

[2]（本文作者注）：玉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1085年），喀喇汗朝时期著名维吾尔族诗人。出生于巴拉沙衮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的名门世家，后移居喀什噶尔。

[3]（译者注）：原诗中“问候”与“拜年”为同一词。

问候大自然清净的天空，
问候歌颂生命的木卡姆，
带着美好的语言跟着诺鲁孜，
朴素的诗人来拜年了。

向善良农民的耕作拜年，
那七粒粮食非常美味；
向老师、工程师、科学家拜年，
向给我洒满知识的光芒的时代拜年。

借着亲爱的乌什的辉煌向大家问候，
借着勤劳的双手的福祉向大家问候，
借着敬爱的天山的敬畏向大家问候，
借着诺鲁孜的太阳的光向大家问候。

问候新年的太阳，
问候和田、天山、天池，
问候一年四季中，
让我们充满活力的春天。

问候全国各地的诺鲁孜，
从太阳洒向我们的诺鲁孜，
问候让我想起家乡，
在我心田盛开的诺鲁孜。

宇宙和天地都苏醒了，
伴着春姑娘的歌声，
从诺鲁孜的神气里吸取的光芒，
在茫茫的生命中闪耀。

山脊、花园、戈壁，
都被春天的歌声席卷进去，
就在今天，毫无办法的寒冬，
从大地滚走了。

茫茫铺开的天地，
正怀着强烈的激动，
盛开的绿色是最好的风景。
柳条辗转含笑，
散发着春天的色彩。
甜笑的脸，
时刻闪耀着欢乐的光芒。
彼此祝福，
心连着心，
所有的声音都很美。

诺鲁孜的爱使大自然充满各种色彩，
诺鲁孜被臣民赞颂不已，
当你看到萌芽和细流的笑靥之时，
歌颂诺鲁孜之声遍地都是。☆

诺鲁孜之三：校园里的欢庆

2014年3月21日

勒乌金小学以前是比较大的学校，村里的孩子们都在这上学。2009年附近几所村小合并办学，学校被撤。今年2月，应实际的需求又恢复了办学。这次欢庆诺鲁孜节是学校重新开学以来的第一次活动，也刚好庆祝复课，老师同学们热情很高。

活动在上午举行。我们带着笔记本、文具盒等提前置办好的活动奖品到学校时，学生们已经开始演练了。

操场边上，孩子们穿着艳丽的民族服饰，按照年级组成几个队伍。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小花帽，帽子的花色多种多样，男孩的有绿底白花、白底黑花或黑底黄花等，女孩的则有多种色彩；帽子都是四角弧顶，女孩的帽子四个角上有金色的坠饰。花帽是维吾尔族人出席正式、重要场合必戴的，小孩子的帽子有多种多样，成年男人最常见的是绿底带花。汉族男人绝对不会把绿色帽子戴在头上，但在这里如果跟你说话的男人戴着绿底花帽，则体现了他的庄重。这一现象被编入“新疆八大怪”里的一项——“绿帽头上戴”。

操场边摆了几个桌椅作为“看台”，音箱设备调试好，组成一个个方队的学生们便依次入场了。首先是仪仗队。四个女孩擎着国旗走在最前面，少先队队旗和四面彩旗紧跟着，旗手也是女孩。接着是两个男孩抬着一面中国大鼓，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边走边打，鼓声洪亮，富有节

奏。后面是两个小鼓、两个小号、两个钹，都是男孩负责。小仪仗队虽然简单，但整体配合不错，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们看起来像模像样。仪仗队后面是老师的队伍，有四五个女老师，着装时尚。后面的几支方队有的手持鲜花、有的拿着彩色的小手鼓，从高年级到低年级，依次经过看台。每个队伍前都有少先队队旗或彩旗，经过看台时行队礼，同时喊着维语的口号。大约有一百一十个学生，五六个方队。

入场后各支方队分别在看台的左、右、前方站定，中间留出了一片空地。奏唱国歌之后，校长讲了几句话，大概是介绍本次活动的主旨意义之类，然后就交由教务主任阿斯亚主持了。活动分文艺节目表演和体育比赛两部分。

在三位女老师优美的维语诗朗诵后，文艺节目开始了。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个班都有至少两个节目。有舞蹈、小品、合唱、诗朗诵、讲笑话，多种多样，很有意思。

舞蹈在这里是最常见的文艺节目了，每个人随时跳一段在我们看来都很精彩。小学生们更是如此，有舒缓抒情的，也有动感现代的。我小学时也经常参加这样的跳舞节目，但很多时候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他们不同，都微笑着，虽然有些动作不是很统一到位，但脸上的神色足以令人对一群小学生临时排练的舞蹈感到满意。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幕多情景舞，中间有几个女孩跳舞，旁边同时有好几个情景，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玩球，还有的在侧翻，表现了学生们在校园的日常学习生活，这种编排的思路在一个南疆乡村的小学显得很特别。

一个小男孩和两个小姑娘演了小品，通过老师介绍知道，男孩演的是一个父亲，思想传统不让女儿上学了，另一个女孩演老师，说服了父亲，同意女孩上学。一个看起来很腼腆的小男孩讲笑话，类似于脱口秀，底下的孩子们全笑了，还要求再讲一个。诗朗诵也是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也是关于诺鲁孜，虽然还是不懂，但能听出来很有激情、很富有感染力。

十几个节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老师说排练这些节目只用了半天时间，不禁令人感到惊讶。虽然节目质量不算很高，但非常连贯、很有感觉，这肯定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看来维吾尔族能歌善舞是从娃娃就开始了。

节目后是几个简单的体育比赛，有跳绳、踢毽子、短跑等，我们没有继续观看。午饭之后，还要组织参与村民们的庆祝活动。☆

诺鲁孜之四：家畜的战斗

2014年3月21日

下午两三点，村委会院子里已经人山人海。这是我们举办的几次活动以来人最多的一次，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活动还没有开始，排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了。

原计划是在村委会做一大锅诺鲁孜饭，但由于条件限制，改为大锅抓饭。与上次婚礼上一样的大锅，做了一百多公斤大米。锅和盘子是村里的清真寺所有，村民家里办事或者今天这样的集体活动，都可以拿来用。大米和羊肉是我们工作组赞助的。饭用大盘子盛着，三两个人一盘，在院子里就地开吃了。小学生们搞完活动也过来吃饭。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吃完饭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活动仪式。仍然是在国歌声中开始，村支书因生病住院，由副书记喀斯木主持。除了我们副组长简单的讲话外，还邀请了村里的长者讲述诺鲁孜节的传统和意义。其实村里已经很多年没有举办过诺鲁孜节庆祝活动了，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诺鲁孜为何物。所以今年的活动意义重大。

仪式之后，活动开始：拔河、排球赛、斗羊和斗鸡依次上演。我们村有5个小组，每个小组成立了男子拔河队，依次比赛，很是激烈。还有两支女子队伍，也上场一决胜负。拔河比赛倒是平常活动，但是大家很投入、很热情，凝聚力挺强。这与我在甘肃农村的经验很不相同，我印象中农民比较散漫，很难具有凝聚的战斗力的。排球是村里青年们最喜爱

的运动，高手多，打得精彩，观众也热情。

最受瞩目的要属斗羊和斗鸡了。篮球场地上，观众们里外三层围起一个长宽五六米的空地，参与决斗的羊在主人的牵引下从两侧登场，都是壮硕的公绵羊，五六只羊两两相斗，最终决出前三名。羊的确是温柔的动物，将两只公羊放在一起，它们自己是斗不起来的。于是只能在主人的助推下冲向对方，猛抵一下随即分开再来一次，如此往复直到分出胜负，所以观赏性不是很高。

斗鸡长得挺拔雄昂、毛疏肌健，一副运动健将模样。两鸡一接头便开始互啄起来，轻微接触后，被主人分开，决斗正式开始。双方伸出头相互对望，“怒发冲冠”，然后便纠缠在一起。只见它们时而勇冲狠打、时而后退防守，时而腾空俯冲、时而交脖互扭，像两个武林高手，也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斗鸡精彩，但进展缓慢，往往斗得难分难解，到最后鸡冠和脖子上都鲜血淋漓。村里不少人养斗鸡，经常到乡里参加比赛，也有私下里以斗鸡赌钱的。今天场上就有人为自家的鸡压500块寻找挑战者，被制止了。

斗鸡结束后，活动已到了尾声，我们为胜出者发放了奖金。今年是村里多年来第一次搞诺鲁孜节的庆祝活动，这倒不是因为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诺鲁孜节是新疆很多民族的古老传统，有两千多年历史。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习俗文化不同，对这一传统继承发扬的情况也不同。对诺鲁孜节传承最好的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等牧民，他们因为在牧区条件有限，宗教仪式方面相对简化一些，民族传统保留的空间比较大。而维吾尔族大部分过着农业定居生活，宗教活动比较深化，于是诺鲁孜节这样的民族传统节日便逐渐淡化。近几年，很多地方大力倡导举办隆重的诺鲁孜节庆祝活动，逐渐营造了浓厚氛围，这也是诺鲁孜节应得的，因为从历史传统（见《诺鲁孜之一：春天的使者》）的角度来看，诺鲁孜节比肉孜、古尔邦分量都要重，我的柯尔克孜族同事也有同感。他们庆祝诺鲁孜节的活动要隆重得多。在这种氛围下南疆地区也逐渐回归，努力弘扬民族传统，这对于抵制宗教极端思想也很有积极意义。☆

再访勒乌金小学

2014年3月24日

副县长阿孜古丽来村小学调研，我们也随着去，这是我第二次到勒乌金小学。调研用维语，我和懂汉语的老师聊了聊，后来又通过同事翻译和校长做了些交流，对小学的情况多了些了解。

勒乌金小学成立于1955年，是附近几个村里比较大的学校。在全国统一的乡村小学合并办学政策下，2009年，全乡16个村小合并为8个不完全小学和一个乡中心小学，勒乌金小学被撤销。8个小学只有一至三年级，走读制；中心小学有四至六年级，寄宿制。几年运行下来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孩子太小、上学太远存在安全隐患、住宿学生生活不能自理等。于是在一些自治区人大代表的倡议下，原来合并的学校部分撤销，全乡恢复了4所小学。勒乌金小学今年2月重新开学。

学校大门是常见的铁栅栏门，两侧的白墙上分别用维语写着“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和“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和暴力恐怖活动进入学校”，维语下面留了很大空白。听校长说是为了写汉语，还没来得及。从门口进来，道路两旁是比较大的花圃，前方有国旗杆，正对着大门的是一排平房校舍，约有五六个教室，建造铭牌上写着“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学校”，建成于1996年。右手边花圃后也有一排校舍，看起来要新一些，是2006年教育拨款项目建成的。从两座校舍间穿过去，新校舍后面就是操场，不大，有两个篮筐，地面没有硬化。

勒乌金小学共有110个学生，一至六年级各1个班；五、六年级学生人数较多，有二三十个，其他各年级都是十几个。绝大部分是本村的学生，只六年级有7个邻村的，因为在这里上学离家更近。目前村里的所有适龄儿童都已经上学，学费、课本费、营养午餐、校服全部免费，学校有小食堂，由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师负责。国家有关义务教育的政策基本都落实到位，教育经费每年按照人头为每位学生拨款500元，由乡教育办核算中心统一支配，学校根据实际支出报账。

教师有9名，2男7女；8个正式编制，1名男老师为临时聘用代课。年轻教师有五六名，大都是本地区大中专院校毕业。这些老师原来都在乡中心小学或邻村的学校工作。校长艾海提是位温和的小伙子，三十二三岁，能听懂汉语，会说很少；教务主任阿斯亚很端庄，两次见她都穿着藏蓝色职业套装，汉语很好。除了聘用的外，其他老师家都不在本村，住县城的几位平时拼车上下班，也有住在乡里的。有4名老师能够用维汉双语上课，但经过统一培训认证的只有2名。3名老师拥有小学二级教师资格证书。

学生们从一年级开始就学习汉语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有4门课先后用汉语教学，分别是汉语、数学、科学和信息技术，科学和信息技术三年级以后才开设。一年级的课程有数学、语文、品德与生活、汉语、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阳光体育、新疆；二年级没有变化；三年级多了科学、信息技术、民族团结，新疆改为“新疆与地方”；四、五、六年级与三年级相同。

语文是用维吾尔语上的，学习识字、语法等；综合实践主要教孩子们生活技能，如做凉菜、补衣服；阳光体育是在体育课之外的自由活动时间，有时候，老师会带着学跳民族舞蹈；新疆课程，讲解新疆历史传统知识，增进地域认同；信息技术本来要上机操作，但由于还没有机房，目前只是讲解书本知识。在民族团结课上，引导学生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维护民族团结，同时教育学生不参与平时的宗教活动；阿斯亚老师告诉我，家长们也比较支持学生不参与宗教活动，如果学生愿意，18岁以后再开始参加。

汉语课从拼音开始教，与我们小时候一样，通过简单的课文识字认字，但是不学语法。我看过五年级的课本，课文不长，一篇大概学习十二三个词语。孩子们学习时声音很洪亮，但大部分读音不准。老师示范课后休息时我拿起课本，看见学生们有些期待，便试着教了几句。当我问“谁愿意为大家读课文”时，许多双小手举起来了，只是读得并不流利。我用手势比画的方式教他们学习音调，很受欢迎。老师告诉我，一个班大概有三四个学生很喜欢学习，比较用功，学得比较好。

当问到对学校以后发展有什么计划时，这位曾经是乡中心小学一名班主任的校长思考了一会儿，说，希望将学校教学质量上一个台阶，促进品德教育的发展，将学校操场和活动设施建设得好一些，让村里的适龄儿童全都来上学。其实最后一条已经做到了，但其他几条比较困难。

副县长调研时校长反映了缺少计算机设备、教师力量不够、室外活动场所条件差等几个问题，最大的困难是师资。学校核定编制除校长外有12名教师（平均一个班2名），目前只有7名。一名教师要教授多门课程，精力很难顾得过来，也未必所有教的课都擅长，质量也无法保证。阿斯亚说，由于人手缺，她的大量时间用在了各种校务工作上，没有时间带学生，如果能多和学生在一起，可以教得更好。双语岗位教师很少，很多年纪大的教师不懂双语，能力也较弱，校长希望最好有一个提前退休制度，好让年轻有活力的补充进来。而更为严峻的是，农村条件差，年轻教师一有机会便会到县城或地区工作，主要是通过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聘等途径。

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最大途径，也是争取人心的最好方式。如何在乡村学校留住更多的优秀双语人才，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使更多孩子掌握汉语和其他知识，走出这里、走到全国，乃至世界舞台上，真正与现代文明融合起来并影响带动整个维吾尔社会发展，能够做工作的空间很大，需要做的工作很多。☆

三个汉族人

2014年3月29日

1

我是2003年在甘肃武威老家读完师范来这儿的。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亲戚，就是自己过来。从20岁开始，当了7年教师。一开始在阿克苏的一家公立小学，在那里认识了我爱人，她是四川人。我们22岁结婚，现在小孩已经上二年级了。中间去私立学校干了几年，又回到公立学校。四年前，我通过地区的公务员考试，分到了这个乡的党委办公室做文字秘书，最近刚提任副乡长。爱人还在阿克苏教书，家也安在阿克苏。

维语？维语不太行，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但说不出来。在乡里还好一点，村上工作肯定要会维语，以后还得学学。工作比较忙，基本每天都在各个村里跑，晚上住乡里的宿舍，一般两个星期能回趟家。

和老家相比？比老家还是好很多，我在这儿十一年，都熟悉习惯了，家庭、工作，现在拥有的都是这里给我的，父母也已经接过来一起住。平时接触到的维吾尔族除了同事外，主要是乡上巴扎附近的人，有啥活经常雇他们干，慢慢就认识了；再有就是村干部和村民。我感觉接触的人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很淳朴的，跟甘肃的农民差不多。未来？就在这儿好好干嘛，发展要看机遇了。

2

三年前，我在广东打工，我大舅哥打电话给我，说在这个村承包了

一百多亩地种核桃，核桃挂果前这几年希望我来帮他照料打理。一年工资给三万，另外地里套种的收入也归我，总共能有六七万吧。收入还算可以，但地里的活全得我自己干。当时一个人就来了，媳妇孩子都在河南老家。

我一个人住这几间房子，养三条狗也是图个安心。我不会维语，那边的邻居能听懂一点汉语，我们有来往。他有时候没钱了我就给点，一百两百的，我不在的时候，他帮我照顾狗，地里活儿忙了也来帮忙干一下。地里产的粮食他会拿点，上次他自己卖了我两袋玉米，但卖便宜了，这些我都知道，也不太在意。那上边有户四川人，一家人都在这儿，平时来往得少，因为他们说四川话我听不懂。村里还有其他几户汉族人，但离得远也没啥交集，不怎么来往。

没啥事我就在这儿住，自己做饭。有时候实在孤独无聊，就去县里找朋友聊天。县里有两个熟人，可以一起打打牌。在这比我在广东的生活差远了，三年没洗过一次热水澡，其实挺苦的。不太想干了，要不是大舅哥非缠着，我可能都走了。

3

我爷爷解放后从山东烟台来的新疆，我父亲在临县的银行工作，母亲在农业系统。我从小长大的院子里只有两户汉族人。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和这几个维吾尔族兄弟一起玩了，早就掌握了维语。走在县城的大街上，维族说啥我都懂呢。

在我看来，那帮子维吾尔族哥们儿都是“混混”，长大了大家都在自己的路上好好混着。有一个哥们儿叫艾力，前几年去了乌鲁木齐，自己开了个烧烤摊，第一年挣了点钱，买了冰柜、盘了店面，正准备扩大经营好好干一场时发生了“七·五”事件，店被他们本民族的人砸了个稀巴烂，经营不下去了。所以他非常痛恨那些搞事的人，正常的好日子被破坏了。还有一个哥们儿在外面瞎混了好几年，后来考了公务员到乡上，现在已经是副乡长了。

他们过肉孜节、古尔邦节的时候都会打电话邀请我去家里，过春节我也会叫他们，不叫生气呢。到我家里，只要不上大肉（新疆人对猪肉的委婉称呼），别的东西他们都随便吃。有时候心情不好想喝酒了，就给他们打电话：哎，皮帽子（新疆人对维吾尔族兄弟的一种调侃称呼，熟人之间为开玩笑，生人之间则有点贬义），在哪儿呢，晚上煮一锅肉啊，到你家喝酒！他们就把肉煮好，我们就一起好好喝一顿。

跟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和跟汉族人是一样的，他们有的会说汉语、有的不会，我们在一块汉语和维语混着说，彼此都非常熟悉，什么话都说。以前经常在一块玩，喝点小酒，去民族舞厅里唱唱歌跳跳舞，现在大家都成家有孩子了，电话联系的多、见面少了。

4

第一位是我来村第一天认识的王副乡长，他是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接触最多的汉族干部。每天为了我们开展好工作奔波、联系、协调，是个很精干的年轻乡干部。第二位叫老张，是村里的七户汉族人家之一，我们入户走访时去过他家。第三位是县某部门的司机阿中，我坐他车时，发现他的维语很好，便与他多聊了一些；后来喝了一次酒，跟我聊了很多他的维族兄弟的事。

在这里的汉族人大概都可归于这三类：本地长大的、自己打拼过来的和打工的。不管哪一类，虽然生活在这个备受瞩目的矛盾集中地，但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之中，可能不会天天去想那么宏伟的国家民族问题。他们会和维吾尔族同事一起加班熬夜，会在维吾尔族人的菜摊上讨价还价，会和维吾尔族邻居说说家长里短，也会和维吾尔族兄弟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是生活。长长的日子里，时间不会区分民族。☆

入户几事

2014年3月30日

1

我们走进这户人家的时候，他们刚吃完早饭。老爷子、老太太、一个小伙子 and 两个年轻女人都出到院子里来了，其中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娃娃。同行的村协警尼亚孜与小娃娃很亲昵，我才知道这是他的岳父家。抱孩子的是他媳妇，另外一对是大舅哥夫妇。村里人结婚早，尼亚孜不过22岁，孩子已经一岁多了。新疆对少数民族执行《婚姻法》的变通规定是，男20周岁、女18周岁便可结婚。

尼亚孜岳父一家热情地欢迎我们。在男人配合登记信息的过程中，女人抱着小家伙在旁边玩乐，尼亚孜请我为他们一家照了几张照片通过QQ传给他，我们走的时候为他们照了全家福。尼亚孜的岳母要我们留下来吃点东西，我们婉拒了，她还是端出了一盘切好的鸡蛋面饼，一定要尝一口。这种情况下一般要象征性地吃一点，否则主人会不高兴。吃了一口发现味道不错。

这里的人重礼。有一次走访宗教人士，带了一点小礼物，结果在每家都被要求至少吃一个煮鸡蛋，那天晚饭前每人至少吃了3个鸡蛋，到了最后一家硬是被留下来吃了晚饭。还有一次到一户人家刚好遇上他们在往驴车上装牛粪，因为我们的到访耽误了劳动，同事登记信息时我便主动帮忙干。我们离开的时候女主人端出一篮核桃请大家吃，特别端在我面前要我多拿几个；我们从她邻居家出来的时候，她还端着盘子等在门

口再次让我们拿。还有的当天在他们家里没吃什么东西，第二天上午专程送苹果过来。

2

我刚在这家院子里坐下，趴在凳子上准备填表的时候，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跑了过来，围在一旁好奇地张望。抬头看到他时，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着正冲我笑，圆脸肉嘟嘟的，全身也都是肉嘟嘟的，蓝色套头帽和T恤感觉很有范儿。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家伙，于是一边揽着他一边作登记。

后来知道他叫吾买尔江。忙完之后我给他拍照，每拍完一张，他都要兴奋地抢过手机看，然后接着拍、接着看。我示意他做几个动作，他马上就明白了，很有镜头感。然后我抱着他一起拍，小家伙也很配合。那一刻，我简直太喜爱这个小吾买尔江了，简直有抱回去自己养的冲动。我们走的时候，小家伙不舍地送到门外，一脸忧郁的样子。

后来我在热孜万古丽的婚礼上又看见了他，和一帮小子一起玩，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我拉过来给擦擦脸，他可能第一眼没认出来，旁边的爸爸认出了，连说带比画提示他。他明白了，我们又玩了一会。那天以后再没有见过，但我会时常想起小吾买尔江，我想把那天的照片冲洗一些送给他们。

3

铁匠阿不力孜在村委会外的公房中租了间门面，从后院里开辟出一块工作场地，做一些门窗、犁铧、铁架之类的活儿，手艺不错。他家的大门自然打得很漂亮，我们到时只有他父母在家。

阿不力孜是“90后”，但已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父母对目前的状况应该是满意的，房子是前年修的富民安居房，自己花钱再装饰一番，外面就很漂亮。主人跟我们聊了不少，我们的表格里有“对村‘两委’是否满意”、“有什么意见建议”等内容，他们的回答与其他村民差

不多。

离开之前，看他们似乎欲言又止，同事便再问了一遍“有没有什么问题”。女人迟疑了一下开口了：我们的房子前年修的，交工时还交了五千块钱，去年别的小队修好后没有交钱，我们想不通这是为什么。这是比较具体的问题了，我们赶紧记下来，并告诉她会搞清楚并及时答复。

4

入户走访是日常工作之一。一方面掌握清楚村民的基本情况，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和困难，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工作。正是在这种大面积的接触和交往中，更多地了解了他们的家长里短，这里面有人情、有感情，也有现实的利益纠纷。在这个村庄里，人们辛勤地劳作致富，按照祖先流传下来的规矩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在家里的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在日常的生活中计较利益得失。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中，这里如同一叶小舟，被激荡着，也终归要涡旋着前行。☆

村里的汉语

2014年3月31日

1

我第一次注意到村里的汉语是走过村口的拐角时，看到那排写在平房后的大字标语：实现男女平等，推进社会进步。只有几个汉字，没有维语，当时和同事开玩笑说，只是几个汉字写在这，恐怕没几个人能看懂，有什么意义。

从那以后便开始留意村里的汉语。我粗略统计，村委会周围的公共场合，印着汉语的地方有37处，这差不多是村里的所有了。除了那条标语和两个通信标识外，其他都是维汉双语。此外每次集体活动的横幅均为维汉双语。这些汉语的载体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A. 政务宣传类。有写在墙上或横幅上的宣传标语，如“不得驾驶未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拖拉机”、“改进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升服务水平”等；有村情介绍牌、村“两委”工作公开栏、事务性工作人员公开或业务介绍栏；有反对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栏。此类占总数的1/3多一点。

B. 商业广告。只有两处，为县里一所门诊部分别针对男科和妇科的宣传海报，贴在村口几所房子的前墙上。

C. 门牌。村口有几家商店，有的以人名命名，如“阿布杜萨拉木百货商店”；也有有含义的，如“亲乡综合商店”。商店里代理移动或电

信业务，牌子上有的画着各种日用百货，有的用汉语写着经营项目和联系电话。还有村党支部、村委会、村警务室、村卫生室、计生服务室、消费者投诉站等门牌。这一类占小于三分之一。

D. 铭牌。有电信、电网等服务设备说明、村委会办公房建设标牌、村荣誉奖牌、邮政信箱等。最大的是一座“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纪念石碑，立在村委会院子里，约两米高的斜四面碑，分别记录着项目名称、碑铭、捐款人和致谢单位。这一类约八九个。

2

平日里接触多的本村村民能说汉语的有两位。一位是村协警阿里木，能够听懂绝大部分，说能达到五成左右，可以日常交流。另一位是配合我走访团员的年轻党员麦木提，说得很好，甚至能够进行现场翻译。院子里常来打球的小伙子，有一两个说得也比较好。另外，两位村警是从外村来的，汉语较好。村干部里只有支书能够听懂部分，不会说；其他人则只能听懂几个词语。走访遇到的村民个别能听懂，都不会说。

3

中学历史学到“最早的翻译作品”时，我就疑问，持两种不同语言的人最初相遇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相互理解并逐渐学通对方的语言的呢？这个疑问一直伴随着我学习外语的始终。新疆作家李娟曾写到她和母亲在阿勒泰牧区开裁缝店时，自己不懂哈语，还收了一个完全不懂汉语的哈萨克族学徒，没过多久，这位哈萨克主妇竟然可以和她母亲汉哈语混用交流育儿经、讨论家庭琐事。我对此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对比我在这里的经历，便逐渐理解了。

虽然曾操着蹩脚的英语与英语或非英语国家的人交流，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个层面。我的维吾尔语大概是十个单词五句话的水平，但偶尔与村民单独相处的时候，却不难听懂对方的意思。有时借助一个手

势，有时借助一些表情，有时借助旁边的物件，总之，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多载体可以让我们理解或者想象对方的意思。然后我明白了，最早相遇的两个不同语言的人就是这样逐渐理解对方的——其实交流不一定需要语言。

有时候语言的不便还会带来一些有意思的瞬间，比如他们借了我们的铁锨，弄坏了，拿了把旧的来还。“我们的铁锨呢？”“你们的铁锨死了，所以给你们另一把。”——多有想象力啊。

4

印有汉语的地方，除了公办的之外，那些私人的商店门牌、广告海报，为什么要在几乎没有人能看懂汉语的地方用汉语呢？我猜想，要么是政府规定，要么是制作它们的广告店从来没有做过只用一种语言的牌子或海报，在这里随处使用双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无论哪一种，都说明虽然村民们平时很少使用汉语，但汉语已经深入他们生活中各个可能与外界交往的角落。村里外出打工的，大都是会一点汉语的；而村里会一点汉语的，都是上过高中或在外地闯荡过的。这揭示了村民与汉语的一种互动关系——要走出这里，必须会汉语；而要会汉语，则要接受较好的教育或到外面生活一段时间。如果能更多地掌握汉语，村民们便能开启通往外界的路，能够直接接受更多的有用信息，能够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快，很多问题也更容易解决了。

如何更多地掌握汉语呢？除了教育，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村里年轻人大都初中毕业，经过了几年汉语教育，但能进行日常交流的没有几个，学校的汉语教育确实有待加强；而对于一般村民，是否有可能进行汉语继续教育，比如举办夜校？这又牵扯到师资问题。有待探讨。

所以我的感觉是，从个人当下感性的角度，不懂对方语言并不影响交流；而从长远的整体的理性的角度，村民们必须更好地掌握汉语。

真是令人纠结。☆

现场会：春耕集结号

2014年4月2日

夜里的一场春雨落下来，泥土特有的清香飘进清晨第一个起床的农人的窗户时，人们确切地觉到春天来了。从托什干河引来的水流淌在灌溉渠中，仿佛一道汪绿的流淌着的丝绸，在渠道落差处汨汨作响。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大地被这响声唤醒，准备接受甘甜的滋润。核桃地里套种的小麦解了渴，渐渐舒展起来，大地灰白的外衣一天天褪去，换上了绿色的春装——在这渐变中，你能分明地看到春天带来的生命的勃发。农人们开始忙碌了，他们要让另一些生命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启程。

村里地势平坦，从乡村公路旁的小桥往里走，右手边有一整片地，被白杨树包围起来，足有一百多亩。地已经翻犁好并浇了水，一辆拖拉机轰鸣着，拉着耙耱做最后的平整，耙耱上左右各压着一袋化肥，化肥上坐着个小男孩看护。左手边是七八十亩核桃树，间距五六米一株，树干也有五六米高。这里被选作县春耕现场指导会的举办地，前几天一直在紧张准备，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被发动过来一起干。

除了要将土地平整，还要在地头修近半米高的地埂，以便出苗后浇水。在地头两端拉一条绳子作准线，将外侧的土铲起垒到内侧，拍实铲齐，形成一个梯形的小坝体。使用的工具名为坎土曼，比锄头大一些、呈盾形，柄与头间角略小于 90° 。坎土曼同时具有锄头和锹的功能，可挖可铲，还可送土、拍打，整个打埂全部可以用它完成。使用起来力道、角度、幅度不断变换，手舞足蹈，仿佛是功能化了的维吾尔舞

蹈——技术好的农人干起活来，在旁观看简直是种享受。而我们试着用一下，往往不得要领，还是铁锹比较顺手。

现场会下午举行。田里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上午还要将核桃林整理一番。在距离核桃树行一米多远的地方，拖拉机带着挖沟机挖出一条40公分深、30公分宽的沟来，农人们再用坎土曼将其中的土铲出，这是上肥料用的。许多大树枝从树干不远处被截断，涂上一层黑油。现场指导的胡副县长是位林果业专家，他告诉我们，截枝是为了嫁接更优良的品种，涂的油是一种药，防止截口感染和水分流失。

下午三点多，番茄播种已经开始，用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主研发的一体机，一次性铺地膜、施肥、播种全部完成。几辆中巴车和SUV开进了田边的土路，来的除了县委书记、几名主管农林业的副县长，还有相关县直部门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分管副乡长、每个乡镇的三名村支书。现场会用汉语进行，由主管农业的廖副县长主持；他用维吾尔语安排好翻译工作，便直奔主题。首先本乡党委书记介绍农林业基本情况。接着是县农业局局长讲解种植番茄的技术要点，农业局局长是维吾尔族，汉语讲完后还用维吾尔语讲一遍；廖副县长也用双语做了补充。讲完番茄，转向核桃林。在一棵案例树前，几个小伙子锯枝的同时，胡副县长讲解了核桃施肥、锯枝的要点。讲完会议就结束了。

现场会前后不到半小时，却涉及许多农林业专业知识，尤其是保证更好生长、提高产量方面的技术要点。如番茄地要达到“齐、墒、净、平、松、碎、直”的七字标准，播种前要将种子在阳光下照晒2小时至3小时防止结块，每行地膜间距要达到60公分便于夏天机械挖沟浇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印发的《农技信息》中，对番茄种植的播种、施肥、平地、播种时机、要求等做了详细说明，上面写到的最适宜播种的时期为4月2日至20日。核桃也有讲究，同一棵树上下两个树枝的截面不能在一个垂直面内，否则嫁接之后发出的新枝容易打架；尿素、氮肥、钾肥都有严格的比例；嫁接的时机在6月，到时候还要再做辅导。

核桃和番茄是这里的主要农业作物，也是大多数农户的主要经济来

源。村里4500亩地，有3200亩核桃，800亩番茄。如此大面积、成批量的种植，农业技术非常重要，每亩产量增长几公斤，整体收入也要增加不少。而影响这几公斤产量的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种植环节或者肥料的比例。村民们虽然长期从事农业，但因为核桃生长不同阶段情况不同，番茄每年的品种、要求各有所不同，所以这样的现场指导会的确可以收到积极效果。

现场会吹响了春耕的集结号。从今天开始，农人们带着对收获的希冀，把辛劳和汗水洒在这片土地上，让新的生命随着春天的步伐而成长。待到秋天来临时，他们站在大堆大堆的核桃或番茄旁边露出满脸的喜悦，那是大地母亲对他们的辛勤与忠诚的回馈。☆

我与古丽大姐的美食互动

2014年4月3日

乌鲁木齐到阿克苏的飞机上不提供午餐，所以当住村第一天我们到阿克苏后再驱车一个多小时到村里再开完座谈会吃到第一顿晚饭的时候，觉得古丽大姐做的土豆茄子辣椒羊肉西红柿大烩菜拌面味道真不错啊。

第二天的早餐是茄子辣椒土豆西红柿羊肉烩菜和馒头；

午餐是西红柿辣椒羊肉茄子土豆烩菜和米饭；

晚餐是清炖羊肉和馕；

第三天早餐是西红柿辣椒羊肉茄子土豆烩菜和……

就这样不同的主食搭配着同一个菜吃了几天，中间偶尔有清炖羊肉或羊肉抓饭调剂一下。然后古丽大姐请假回家嫁女儿去了。

古丽大姐不在的十几天，我们自己做饭。大家都会做一点儿家常菜，每天几样，蛮惬意。我也做了几道芹菜或豆芽炒肉之类的，得到不错的评价。

古丽大姐回来后的第一顿饭是芹菜茄子油白菜西葫芦羊肉西红柿烩菜和米饭……

我们的青菜种类多了起来，但每次菜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有一次，古丽大姐做饭的时候我刚好去厨房，看到她洗了芹菜、西葫芦、油白菜、辣椒和莲白，又是一锅烩的架势。

我走过去，拿手比画着：“这个，这个，这个，分开炒，三盘菜。”

古丽大姐：“……”

“这些可以做三个菜，炆油白菜，炆莲白，芹菜和西葫芦炒肉……”

“……”

看来光说不管用，我便拿起菜刀，把芹菜和西葫芦切到一个盘子里；莲白和油白菜分别手撕到一个盘子里。

大姐茫然地看着我。

当我从冰箱里拿肉的时候，古丽大姐着急了，边说着一些话边阻止我。

我说：“芹菜，肉，一起。”边说边比画。

她终于还是没有拗过我。我拿出一块肉切好，看她没有要炒的样子，便自己打火倒油开炒了。

可是这时候古丽大姐出去了，直到我们吃完饭也没有进来。同事告诉我原来组长交代今天炒个素菜，她看我开始做了，就回去了。

我想坏了，我肯定惹她不高兴了。

后面的日子平常过，她也没有对我生气的样子，菜的口味还和以前一样。我也没有再干扰古丽大姐做饭。

后来我们有了鸡蛋。

古丽大姐一般将鸡蛋单炒，不过她的炒鸡蛋差不多可以称为焙鸡蛋——捣成碎块，反复干炒，味道和煎鸡蛋被煎干的部位差不多。偶尔也会和韭菜一起炒，但仍是焙式炒法。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没啥事，到厨房看到她打了一大碗鸡蛋。

我又禁不住跟她比画，“‘土后木’（维语‘鸡蛋’，我会说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单词之一）可以与西红柿大葱一起炒”。

“……”

看她没有太反对的样子，我便自己拿来大葱和西红柿。我将大葱剥了切段，就开始炒鸡蛋。古丽大姐开始洗西红柿。

鸡蛋出锅，西红柿也洗好。我拿来一个切成滚刀块，把刀给她。她马上明白了，依葫芦画瓢，将另外两个也切成一样的。我对她竖起大拇指，并说“亚克西！（维语‘好’）”。

当她看着一大盘黄、红、白分明的色泽诱人的西红柿鸡蛋时，露出了笑容，并竖起大拇指，说了句“亚克西”！

她尝了一口，又说了句“亚克西”！

第二天早饭桌上多了一盘西红柿鸡蛋，虽然鸡蛋还是稍有些老，但味道绝对可称不错了。

又一天早上，我看到古丽大姐准备好肉和青菜、西红柿——看来又要烩菜。我便想试一下，因为我一直没这样做过菜，我想我炒的应该会好吃一点吧。

我对古丽大姐比画：“‘们’（维语我）来试一下。”这次古丽大姐很乐意让我来。

看到我炒菜时放酱油和料酒，她眼里充满了惊讶。烩菜是边切边炒的，辣椒最后放，我先拿一个切成不规则长条形（她之前都是切成丝

的)，然后由她来切。切完之后她用汉语问我：“怎么样？”语气中透着自豪。

等炒好才发现味道和古丽大姐炒的差不多——只有酸和咸。我可是按照很好吃的青菜炒肉的方式做的啊，后来明白了不是炒的方式问题，西红柿的味道盖过了除盐之外的其他佐料，而每次的烩菜必然有很多西红柿。

某个周末来了好几位客人，午饭由古丽大姐炖羊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炒了几个青菜。古丽大姐也吃了。

那以后我们的餐桌上多了不同种类的青菜炒肉或单炒，鸡蛋也比以前嫩了很多。

有时候我在办公室工作，古丽大姐来做饭时会过来在我旁边坐会儿，聊会天。实际上她懂的汉语和我懂的维语都是几句话几个词，但还是会聊得很开心。李娟说，不擅于对方的语言没关系，擅于表达就可以了；若表达也不擅于的话就一定得擅于想象。这话说得很对，我们经常是靠比画和对比画的想象解读来交流的。

有一次她来的时候我正在浏览大学的照片，在一张合影中她一下就用手指出了我；那时候的我很瘦，我夸张比画着跟她说现在胖了很多，逗得她哈哈笑。看到一张我和一位女同学的合影，她马上比画着，我明白那意思是问照片上的女孩是不是我女朋友。

哎，看来八卦哪里都有啊……

她有需要拧个盖子之类的帮助时，就会推开我的门，“哎”一声，招个手，我就过去了。她那架势时常让我觉得，我俩就是好哥们儿。

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已经见不到大烩菜了，古丽大姐尝试着各种青菜的做法，而且越来越可口；炖羊肉和抓饭依然美味，我一定要学一学她的这些绝活。☆

团员青年们

2014年4月8日—23日

1

因为我离开校园时间还不久，又在学校里做过团的工作，协助做好村团支部建设的任务便分配给了我。

村里原来就有团支部，支部书记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我来村第一天交到的朋友、大学生村官小艾。我们的计划是近期召开一次团员大会，把青年们组织起来，以后定期开展一些文化体育活动，同时在征求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开会之前必须搞清楚村里的团员有多少、都是谁。对于一个团支部来说，这应该是最基本的信息，可正是这项基础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

小艾拿出一份维语版团员名单，是两年前为了应对上面某项检查而列出的，名单上只有姓名、所属村民小组、年龄，没有入团时间等与团员身份相关的信息。这是关于团员的唯一资料了，甚至是两年来关于团的工作的唯一资料。名单共有七十多人，有两名副书记。我请小艾将名单译为汉语，然后重新设计了表头，添加了出生年月、入团时间、地点、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学历、特长等栏目，准备重新进行团员登记。同时接到了乡团委通知，团员大会上要进行支部换届。于是正好可以扩充支委人数，除了书记、副书记，再配4个支委，一方面便于组织活动，还可以锻炼骨干。新一届支委人选也要在团员登记过程中了解掌握

推荐。

与内地农村大部分青年人外出打工的情况不同，这里的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不多，相当一部分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选择回家务农（而高中毕业汉语较好的选择会多一些，如去乌鲁木齐学手艺、担任协警等），一般家里地都比较多，在农业上有许多空间可以让他们施展。而在团的工作“两个全体青年”指导思想下（胡锦涛曾提出“力争使团的基层组织网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大部分人在初中都加入了共青团，这些初中毕业在家务农的青年是村团支部的主力。但村里近两年基本没有开展团的活动，我们这次下乡的任务之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团的工作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实，若严格按照团章规定，团员半年不交纳团费、不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就视为自动脱团了；且他们初中毕业时应该没有转接过团组织关系。不过我们不是为了严格规范这些程序，而是将团组织建设作为载体，把青年们组织起来。而这些工作还是要从团员登记开始，先摸清底数。

我的思路是先将名单上的人一个个搞清楚，把信息登记全；再将近两年来的毕业的不在这份名单上的人进行登记，名单应该就完备了。于是我和小艾、一位民兵、一位党员一起开始走家串户，或者到集中劳动的田间地头开始登记。

入户登记只要团员本人在家都比较顺利，很快就能搜集到信息。我们开车到田地边，一次性扫荡了很多，他们很多是同学，都是一批入团的，只是如果不看身份证，自己记不清楚身份证号的后四位。一上午下来，登记了近20人，我暗想这样的效率还比较高。只可惜这样的高效只有一个上午，之后的几天小艾同学总是被其他事情干扰，总不能按照原计划进行。我一个人毫无办法，语言问题真是最大的障碍。

大概就这样拖拖拉拉好几天，中间有次让各村民小组长通知团员们到村委会来登记，可说好的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只来了1个人。后来还是集中精力，花了几个专门的时间，终于把情况搞清楚。除了外出打工、已经出嫁的和超过28岁的，名单上登记的团员有52名，3名不是团员

的青年表达了入团的愿望。对于超龄的，让他们列席团员会议，搞活动时一起参加，这样可以团结更多人。同时推荐了6名支委候选人。

团员名单出来了，我制订了团员大会的方案。开会两天前我们讨论大会工作时，才发现我们这份名单存在不少缺漏，实际的团员青年人数要远远多于现在已登记的这些。而我们所了解的人选与村支书推荐的也存在不小偏差。

2

我们以两年前的团员名单为依据进行登记，再将近两年毕业回村的补充进来，形成最新的团员名单。在逐个走访过程中，我注意观察了许多细节，从待人接物到与其他年轻人互动，还有特长、汉语水平等。综合这些因素，我和小艾一起商议提出了6名支委候选人。团支部一共设置7名支委，小艾担任团支部书记是乡里统一规定的，无须再提名。

这个名单只是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最终提名应由村党支部负责完成。村支书艾合麦提去了阿克苏，晚上回来后我们一起开会讨论。会上除了讨论团员大会筹备情况外，重点由艾书记对支委候选人进行把关。没有提前告诉他我们的提名，而是让他直接推荐。艾书记参考维吾尔版团员名单，提出了2名副书记、4名支委的意向人选。比对之下，发现艾书记提名的与我们推荐的没有一个重合的。

对于提出的名单，艾书记逐一给出了推荐理由。有的种植几十亩核桃地，带头勤劳致富；有的在巴扎上做牲畜买卖，头脑灵活，经济情况也好；有的比较勤快负责，随叫随到；唯一的女孩组织活动能力较强；还有的思想品德较好，是年轻人的表率。我也依次向他问询了我和小艾提出的人选的情况，艾书记介绍，这些人中团结能力强的好赌博、有文艺特长的家庭宗教氛围太浓厚、参加活动积极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我们之前的名单里有他的小儿子，对此他笑着说，我们家嘛我一个人在这（村里工作）就可以了。

这样的情况我并不觉得惊讶，毕竟我接触只有短短几天，而且语言

不通，看到的大都是表面；小艾在村里工作只有大半年，与大部分青年也不熟悉。而这些年轻人可以说从小在艾书记眼皮子底下长大，他们对他们的了解定是非常深入。我赞赏的是他选人时的统筹兼顾——每个村民小组都有候选人，总体上也考虑了性别搭配。这些因素都是提名需要考虑的，但我们并没有提前告诉他。同时我也表达了担忧：他所提名的几位个人能力都比较强，但他们是不是愿意为集体付出，在搞好个人的同时能够把团员青年团结起来。艾书记说，就他的了解，这个方面没有问题，他们在集体活动中表现都比较积极。于是计划第二天上午先由党支部成员与这几名提名候选人见面，再召开党支部会议确定名单。

艾书记同时提出好几个年轻人不在团员名单里，这个倒也正常；可能有些近两年毕业的大家不了解，没有列进来。但当我们在村警务室提供的村民全体名单中检索了14岁至28岁青年名单时，发现每个村民小组这个年龄段的人至少有七八十个。虽然这些适龄青年不都是团员，但实际团员人数肯定要比我们现有团员名单上的多不少。这是始料不及的，一开始之所以没有从警务室名单着手，是因为有手里的老团员名单做基础。看来原来的团员名单就有很多缺漏，没想到村里团的基础工作如此薄弱！这也正好可以发挥几位候选人的作用了。

第二天早饭后，几位候选人已经来到村委会；村“两委”成员也都到齐与他们谈了话。他们都二十一二岁，显得踏实稳重。在村党支部开会的过程中，我与小艾和他们聊了一会。对于即将担任的工作和要投入的精力，除了一个人表示有些困难其他都说没问题。这位团支部副书记提名候选人说，家里40亩核桃地就他一个人种植，自己还没成家，精力上可能顾不过来。后来艾书记对他做了一些思想工作，说服了他。

我们请几位候选人以警务室提供的名单为基础，逐人核对，将还在上学、外出打工、已嫁出的排除，梳理了在村青年人名单，总人数有近两百人。然后由他们分头按村民小组逐一补充登记，将团员区分出来。

乡团委得知我们之前的筹备情况，决定将这次大会作为全乡现场观摩会，为5月份进行的全乡基层团组织换届提供参考。为了更好地准备，

他们建议将大会时间由本周延后到下周，这正好为团员补充登记提供了时间。村里的团员大会将在下周二举行。

3

团员大会定在今天上午北京时间12点召开。根据以往村里开会的经验，通知时要求十一点到村委会。11点半，才有几个人来，有二三十个人聚在村委会院外的商店。到了12点，院子里有30多个人，这样的人肯定达不到开会要求。我们开始发放准备的软皮本和签字笔，一边签到一边等人来。

之前定的第二次团员登记截止日期是上周六，但直到昨天下午才有两个村民小组的负责人交了登记表。负责3小组的是唯一的女孩，非常认真负责，挨家挨户进行登记通知。2小组负责人是民兵阿力木，小伙子第一次开会时因为和某村干部吵架了赌气没有来，当天晚上很晚才过来，拿走了汉语版名单，第二天下午就把登记好的名单送过来了。他懂一些汉语，性格外向活泼，经常到我们这来串门，与我们一起玩。

1小组负责的是曾提出家里活多不想干的那位副书记候选人，昨晚十点多才过来，表还是空白的。我忍不住发了火，对他说：“如果你有困难不能干早说呀，还可以找别人，明天就开会了，现在表空着拿过来，怎么办？”他虽然听不懂，但应该感受到了我的语气和情绪，脸上有了些不好意思的神色。这起了一些作用，不一会1小组村民组长过来了，和他一起对名单，听小艾说他们连夜通知去了。4、5小组的负责人当天都不在村里，直到晚上都没有过来。今天上午5小组负责人把登记好的名单送过来了，而4小组负责人则一直没有出现，只能将这位副书记候选人做了调整替换。幸亏之前村党支部对每个职位都提名了替补候选人。

大会开始时已经一点钟，来了大概40多名团员。开会过程中陆续又来了一些，换届选举时达到了58人。这个数字倒是与第一次登记的人数比较相近，后来查看签到册发现实际上来的也大部分是第一次名单上的。乡团委的干部说，以前其他村搞团活动时参加人数多的时候能有80

多个，一般也就是三四十个，这样说来我们今天的情况还算不错。可实际上第二次团员登记后的名单上除4小组新增人员未列入外，有156名团员；按照这个人数算，今天只来了1/3。

前面很长篇幅都在论述团员人数这个基本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第一重要的；能否将团员基数摸清楚、将大部分团员动员起来，是村团支部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村团支部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载体（或用文件语言叫“抓手”），最终目的是把青年人聚到我们这边，“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引导他们把心思放在勤劳过日子上；然后帮助他们提高就业技能，拓宽增收途径，提升生活水平。从今天参会人数来看，团支部的凝聚力并不乐观，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之前的工作缺失太多，还需进一步在工作上下功夫努力争取；但也体现出了一些问题，这问题并非是支持或者不支持团的工作，而是涉及目前这样的工作方式本身的矛盾之处。

4

团员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吸纳新团员和选举团支部委员会，由团支部书记小艾主持。这次准备吸纳的3名新团员，都是初中毕业、自己希望入团的，当然提前由村党支部把关了他们的情况。如严格按照章程，他们应该先写入团申请书，然后通过一段时间培养考察才可入团；但村里不太具备这样的条件，也为了扩大队伍，所以先搞仪式再补程序。入团仪式程序较严谨，宣誓时老团员与新团员一起重温誓词。小艾提前翻译了誓词，并且担任领誓，大家对举起右手的动作似乎有些害羞。选举环节由村支书主持，举手表决。先介绍候选人基本情况，再依次表决，都顺利通过。

选举结束后发放填写了职业技能培训意向调查表，大家都比较积极，没有发到的还主动寻要。表是实名制，这样除了了解面上的情况，还可掌握个人的具体需求。有的除了自己填，还为没来现场的丈夫代填了一张。我觉得这次调研质量较高，后面会进行专门统计分析。还发放了番茄、玉米种植等农业技术辅导书。

新当选的支委、新团员、老团员都有代表发言，内容并无新奇。新团员代表是位刚毕业不久的女孩，她在我们办公室手写了一篇小稿子；我让小艾提醒她要讲的要点，小艾一看，人家写的大部分就是我要提醒的。村支书、县团委的副书记、我们工作组都作了简短发言，祝贺开会、介绍情况、提出要求等。

这次大会被乡团委定为基层团组织换届现场观摩会，乡其他村的大学生村官都来列席会议，主要是观摩会议组织程序。对于一个村团支部来说，今天这样的程序可算比较正式严格了。会后为每名团员发了团徽，大家佩戴起来拍了张合影，这应该是村团支部第一张合影。

会后搞了个趣味运动会。之前大会上就宣布将团支部按照村民小组分为5个团小组，来自每个小组的支委担任组长。运动会便以团小组为单位展开比赛。

比赛项目有跳大绳、男女混合投篮、双人三足跑和端乒乓球接力跑。这些都是常见的团体游戏，大家玩得很投入、很高兴。5小组大绳一次跳了17个，远远超出其他组的个位数。投篮比赛每组5人、每人5个，女生投进一个算2个；男生们似乎都比较弱，3组第一轮就派女生率先投进两个得了4分。5组第二轮派上一位彪悍御姐，捧着篮球竟先亲了一口！可惜一个也没进。双人三足跑大概是第一次玩，很兴奋却不得要领，还差点摔跤。端乒乓球跑则因为难以界定作弊，引起了一些关于规则的嬉闹。

整个活动气氛热烈，高潮不断。参与的女生不少，都很积极。因为农村结婚早，女团员们实际上很多都已经结婚了。听同事说，她们平日大都困于家务，家里老人和丈夫也管得紧，出来参加这样活动的机会不多，所以活动中尽量优先让她们上场。

奖励了各项活动的一、二、三名，奖品是洗发水、毛巾、香皂等生活用品。其实根据以前举办类似活动的经验，不排除有些人是为了奖品而来，不过这也无可厚非。

5

我隔段时间会去观察者网看大家对笔记的评论，有不少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条印象深刻，应该也是一位下乡干部，在喀什。评论中写道，当地老百姓跟他讲，每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间还要参加拔河、打球等活动，真是“纳恰尔”（维语“不好”的意思）。

工作中我常会想起这个说法，尤其是这次团员活动。实际登记的人数有近200个，而来参加会议的只有60个，动员效果并不乐观。那么，不能说那些没有来的人就是不支持我们和村团支部的工作呢？实际上，根据后来的了解和实际推测，并不能如此一概而论。

一方面，农民本是散漫的，没有太强的组织性，这是由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且哪儿的农民都一样。对像会议、文体活动这些需要较强组织纪律和集体观念的活动，他们本就不适应，这也是为什么原本十二点的会，到一点才开始。另一方面，即使这些年轻的农民，由于脱离学校教育，逐渐融入农村生活，他们对于集体活动意识和价值认知都不像我们那样习以为常，可能当地里、家里还有活儿要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不来参加活动了。所以，我认为虽然许多人没有来开会，但大部分并不是因为不够支持或重视，而是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活动价值不大。也就是说，他们无所谓支持或不支持，他们只是对此没有概念。

所以，继续搞类似这样的集体活动，应该尽可能合理安排活动时间，不影响农民作业；同时加大宣传动员，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扩大影响力。在内容上也有许多创新空间，比如我们这次没有举行传统的球类和拔河比赛，而新开展了跳大绳、双人三足等，这都是他们没有玩过的，这次很受欢迎，以后肯定愿意来了。越来越多人参与，就是所谓的先进文化引领，用文体活动挤压极端宗教生存空间，不断营造和谐的宗教氛围。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搞5次文体活动，每次有100人来参加，其中有80人每次都来，那么这些活动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每次都来的80人，他们基本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还听过一种说法，农村参与集

体活动的主力是386199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虽然我们组织的是青年人活动，其他活动也有很多中青年参加，但这个叫法和前面假设说明一个问题，本质上，能够动员来参加活动的，是那些即使不动员他们也不会走上反方向的人。而那些有别的思想的，可能从来都不曾进入我们的视线。就好比美国选举公开演讲一样，能到现场听的，大都是支持演讲者的人；那些不支持的，压根儿都不会去，就算去可能也是示威的。可见，文体活动可以营造氛围，但在团结人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而团员大会中最活跃、气氛最好的环节提供了另一种启示。

职业培训意向调查时，每个人都认真地填写表格，没领到表的会主动索要；有的妇女填完后，还索要一张空表，为丈夫填写一张（表是实名制的）。这个消息传到未来参加大会的人那里，或许会有人为没来而感到后悔吧。对于切身相关的事，他们的关注度很高。生活方向更清晰，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多赚一点儿钱，生活在任何时候都会是第一位的。这些切实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才能真正将民心聚拢起来。所以，用文体活动营造氛围的同时，从现实角度解决就业等实际问题，才可在实际意义上团结更多人，且这种团结可以更加稳固。☆

一位歌者一首歌

2014年4月12日

我走过了你的身旁看到了你的眼泪
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浓浓的柔情
我不愿看到你的泪水再往下流
我决定帮你甩去失意重回到伊甸园
你的笑容让我痴醉让我心里好冲动
你长长的黑发连起了我对你的柔情
你那深情的眼睛让我想起天山的湖水
你那坚强的身影让我坚定了自己的爱心
我来到了你的家门看到了你和你的旧情人
我收回了笑容任那泪水哗哗往下流
我的眼前是黑暗痛苦心绪难于再表白
我收回了写了一夜的情书我收回了我的爱
你来到了我的身旁叫我不要再流泪
你给我了一个甜甜的吻叫我不要再伤怀
你说你需要真正的爱情不是虚伪的表白
我不愿听你的解释说你不是个好小孩
有一天你上了天山再也没有回家来

在冰雪过后我找到了你那冻僵的身怀
你的怀中放着为我病中所采下的红雪莲
我知道了这是你对我最后的表白
我知道了这是你对我最后的表白

第一次听到这首《红雪莲》是一位同事手机铃声上的女声版。当时被婉转优美的旋律所吸引，只感到一种浅淡的浪漫与悲伤。听了几次后，大概听懂了几句歌词，于是通过搜索知道了歌名。

前几天在一位好友的分享中听到一个男声版，知道了这首歌的原作者洪启。洪启是维吾尔族，生于新疆和田，小时候因为家穷被送到汉族人家里，直到高中毕业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的网络资料里写着“他被称为‘民歌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民谣被称为‘中国流行乐罕见的美丽纯粹民谣’”。

第一次完整听他的这个版本时，单曲循环了很久，心中满是激动。简单、质朴，却直击心中最柔软处，他向你娓娓道来一个遥远的故事，远远的天山下，没有太多的语言，静静的、慢慢的，一段情感发生、远去，随着红雪莲而陨落。歌词里每句话中都有一个“我”，却处处都指向“你”，在频繁出现的“我”中，却感觉到强烈的“你”的存在，“我”的所有都是为了“你”。这是词的高境界，也是爱的高境界。

这首旋律最早来源于欧洲，名为《荷兰低地》，也有说是苏格兰民歌，还有说是爱尔兰民歌。而这样一个“舶来品”经过洪启的再创作，却满是新疆的味道。像辽阔的原野上一口新鲜空气，荒漠、绿地、连绵的草原、深山、长长的斜阳和斜阳下的骑着马的牧羊人的背影，在新疆这片最纯真的自然天地下，伴随着缓缓的吉他声，撩动着你的心弦。☆

探访养羊场

2014年4月13日

1

我们提前与县农牧局草原站邢站长约好，今天上午他带我们参观县里两个比较大的养羊场。

驱车十几分钟便到了本乡的三泰牧业。这个场离乡街不远，门口硬化很好，大门是自动门，看起来规模不小。从大门进去，要穿过一个房间的前后门，才到养羊区。

养羊区有七八个大面积羊圈，是砖混结构的平房；一个有十几米宽，六七十米长。羊圈外连着差不多同样面积的铁栅围栏，羊可在室内外自由出入。圈内羊不多，中间是走廊，羊栏在两边，每二三十米为一个小隔栏，每个隔栏都有窗户和连着室外围栏的门，不同隔栏养着不同大小或不同品种的羊。靠近走廊边是食槽，饮水槽是一只羊一个的那种，一个个地固定在墙上，由水管相连，水可直接流到槽内。圈顶有专门的换气扇，圈底一半是砖地一半镂空，羊粪可直接掉到底下的空当，然后清出，很方便。

养殖场老板是四川人，接待我们的是从山东梁山聘请的负责养殖技术的刘场长。刘场长介绍，这家场是去年才开始投入养殖的，目前养殖的主要是本地的多郎羊和从山东引进的小尾寒羊。去年冬天育肥了三百多只羊，最近刚出栏，所以目前空栏率较高。

邢站长介绍，育肥羊一般是本地的多郎羊。育肥指秋冬季牧民下山时从牧民那里买回瘦弱的小羊，经过3个月左右养殖，待羊肥壮后再转手卖出。因为冬天天寒草少、饲草料贵，瘦弱的羊很难过冬，牧民一般以较低价格出售。所以育肥羊成本较低，利润较好，一只可以赚300元左右；缺点是季节性强，一年只有那三四个月，其他时间都不行。这时候就显示出养殖小尾寒羊的优势了。这种羊产羔率高，一般都生双胞胎，有时候甚至有三胎、四胎，且不受季节限制，两年可产三胎。从出生到出栏，五六个月左右。这样养殖就有了极大的时间自由，羊圈也不会经常空栏浪费。

这种羊圈建设的成本在1平方米700元左右，这算比较“高档”了。邢站长说，清粪空当的设计在南方比较常见，主要是为了防潮，而这里气候干燥，其实没有必要，砖地铺一层沙土就够了。看来这家养羊场比较土豪。

场里雇了几个维吾尔族饲养工人，年工资2万元。刘场长没有介绍自己的待遇，但之前从邢站长的介绍得知，一位专业的兽医年薪在10万元左右。

2

振兴园养殖场位于离我们乡二三十公里的阿合雅镇，从镇上还要驱车十几分钟才能到。与其说这是一个养殖场，不如说是戈壁滩上的几个大彩板房。与上一个相比，这里看起来十分简易。

共有八个羊圈，一个也有六七百平方米。圈的一面没有墙，直接与外面的围栏相通，没有讲究的水槽、通气扇、排粪空当，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室外羊圈放着几个水盆子，草料盆也在室外的围栏边。

给我们作介绍的是一位姓王的师傅，也是山东来的。这家场由一个山东人和本地人合办，山东人主要负责技术，本地人则负责地皮人工等事宜。这里养的主要是小尾寒羊，我们看到了许多母羊带着刚出生一两周小羊羔，出生一个月以上的小羊已经与母羊分开养在另外的圈里。

邢站长介绍，从山东引进小尾寒羊政府每只会补助300元，自己只要掏1300元。而按每只母羊年产2羔算，除去饲草料、人工费等成本，每羊每年可收益1000元。且羊很皮实，只要按规律进行必要的免疫、消毒、杀虫，基本不会得病。

这样的羊圈建设成本1平方米300元左右，也完全可以满足羊的生存条件。王师傅告诉我们，去年冬天天冷时用了电暖扇，今年准备装空调。水是自己就地打的一百米的深井（这里地下水很浅，基本处处不用挖太深都可打出井来，但深井的水质要好一些）。旁边的一排彩板房就是他们的生活住所，除了投资者带来的几个汉族技术员外，也雇了几个维吾尔族工人；工人一个月底薪2400元，根据效益还有提成。

3

南疆农村的生活几乎时时处处离不开一个“羊”字：每家每户都养羊，吃饭如果有肉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羊肉，而探访朋友带一只宰好的羊则是很厚重的礼物了。羊在这里几乎一直处于供小于求状态，有时还要从澳大利亚进口羊肉。所以养羊有着一定的利润空间。

村民们虽然都养羊，但都是散户，每家几只到数十只，致富作用不明显。如果能办一个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集约化养殖，将是一个很不错的致富途径。

我们只有一个初步的设想，所以今天是了解一些基础情况。邢站长为我们介绍了县里的补助政策：如果建设规模在2000平方米以上，可享受农牧方面70万元补助，还有15万元一次性的奖励；如果建成投产，发改委有50万元项目补助；还有前面介绍过的引进小尾寒羊一只补助300元。

根据这些政策和了解到的情况，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村民自己出一点木料、砖瓦等，建羊圈成本可以控制在300元以内，那么一个2000平方米的场，建圈成本是60万元。2000平方米可分四个圈，每圈可养300只小尾寒羊，初期投养1200只羊，引进成本约160万元。而如前文述，每只

小尾寒羊每年能带来纯收益1000元，总共120万元。聘请一个专职兽医年薪10万元，其他活农民可以自己干。所以可建立如下的粗略公式：

$$\begin{aligned} \text{养羊场第一年收益} &= \text{卖羊收益} + \text{国家补助} - (\text{羊圈成本} + \text{引进羊成本} + \text{工资成本}) \\ &= 120\text{万} + 70\text{万} + 15\text{万} + 50\text{万} - (60\text{万} + 160\text{万} + 10\text{万}) \\ &= 25\text{万} (\text{元}) \end{aligned}$$

前期投资为220万元，如果这笔钱全部通过农村信用社低息贷款走，利率为4个点，则一年利息为8.8万元。养羊场第一年收益为16.2万元。如果通过其他方式集资，利息可能要高一些。但总的来说，可以保证第一年回本，第二年盈利。

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是通过邢站长得知，目前全县几家养羊场，大都是外来投资商所建，只有一家本地汉族农民办的。维族老乡没有人办，主要是资金、思想观念限制。这也是我所考虑的办成养羊场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要有一个有新理念、有魄力的敢想敢干的带头人；二要解决资金问题。实际上，如果有一个“能人”带头，资金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有30户村民成立养羊合作社，每户只要拿出3万元（通过这些天了解，这里的农民拿出3万元问题不大），就解决了近一半的问题；当地政府对农民致富支持力度很大，通过信用社、银行不难解决其余资金问题。

所以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而如能在农村培养一些真正能够干成事的“能人”，带领大家通过自己的实干致富，这比给他们多少钱都有价值。☆

游沙棘林湿地公园

2014年4月19日

我们游沙棘林湿地公园一定程度上是个“意外”。来村里40多天，周围环境逐渐熟悉，望着满眼春绿，大家便计划着趁周末去踏青，终于在今天成行了。

昨晚我没有休息好，一上车便迷糊。一觉醒来，车停在了一处空旷地，小欧在用维语说着什么。下车看到一个不小的广场，两边各有一排房子，正对面是高峭的木质大框门。广场是沙黄色，房子是沙黄色，大门也是沙黄色。门的横框上红字楷体写着“乌什县沙棘林湿地公园”。

小欧是同事的朋友，曾与几个朋友一起来村里看我们。她在本地长大，维语说得很好，大学毕业做过导游，现在是一名小学老师。有她在更热闹，我们也有了向导。因之前的工作，她与这边的负责人很熟，很快就安排好了。

大门里的木栈道紧连着一个小桥，桥两侧各有小鱼塘；水是透明的浅绿色，能看见池底石头上的斑痕和冷水鱼身上的每道鳞纹。过了小桥是一个倒“人”字路口，木栈道通往丛林深处。“人”字下方的空地上对落着两个木秋千，再往下是一道蓝色静水，不知是湖是河，因为水道的那边是一片灰中发绿的灌木丛。

那灌木丛便是沙棘。丛林有一米多高，灰白色，上半段有褐绿嫩枝

冒出，枝上棘刺较多，叶细窄状。沙棘是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沙，可在盐碱地生存，广泛用于水土保持。根、茎、叶、花、果均含丰富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可用于食品、医药、轻工等许多领域。沙棘的果实成熟时呈亮红色，维生素C含量很高，有维C之王的美称。根据景区资料介绍，这里的沙棘部分野生，也有人工种植；水多由泉水上涌汇聚而来，与托什干河相通。

我们先乘船走水道。从秋千旁登上一艘不大的游船，舱内有木质座椅。船缓缓向前荡漾，在沙棘林围成的水道里弯转。沙棘本是适合沙地的植物，却在这水地里茂盛生长，水岸更有许多沙石。水与沙在这里达到奇妙的平衡，造就一种别样境趣。然而这与大海大湖岸边的沙滩却不可相提并论，也许这片水的几公里之外，便是茫茫戈壁了。水是蓝绿色的，但它的蓝远不如海之蓝那般厚实凝重，它的绿也与江南水乡里的碧波荡漾有所不同，这样的水我只在尚未曾到过的新疆喀纳斯的照片里见过——那是一种黏稠的蓝绿混合，仿佛蓝绿色的牛奶一般，承载着一个旖旎的梦幻。

船行不远便在一处廊桥靠岸，我们改行陆路。廊桥是一处水闸，闸下形成小瀑布，水流拨动一个大水车，也有趣味。沿着路往深处去，错落着大大小小几个人工湖，都有沙棘包围，湖上不时有白色大鸟舒展羽翼。我们在湖边捡了不少形色别致的石头，充分发挥想象力，赋予它们各种形象和含义。

整个公园有1500多亩大，沙棘林的观景道也有好几公里。我们没有继续往前，而是从林中小道折回。林中偶有野鸡窜出，几处小溪旁围着木栅栏，置身此景，如临画境。穿出丛林快到门口的草地上立着一座木质瞭望塔，登塔俯瞰，园景尽收眼底。沙棘林灰绿苍茫，白色林间小道曲折其间，从塔下穿过伸向远处。塔下刻着四言《瞭望塔赋》，介绍登塔可见的园内风光，有几句比较有意思：

涓涓溪流，汇聚成河。

清澈见底，沼泽草甸。

沙棘丛生，百里延绵。

鸟为天堂，栖息繁衍。

我们出园向负责人告谢后，就驱车吃午餐了。小欧联系了农家乐，到了之后发现附近好几家今年都还没有开始营业。于是只好去县城的一家饭馆，那里的烤鱼很地道。饭间大家饮少许啤酒，我没有喝，下午便由我开车。小欧因为没有联系好农家乐而深表歉意，一定要去找一家开业的。于是其他人去爬县城公园里的燕泉山时，我带她去周边寻访。

小欧祖籍重庆，兼具重庆女孩的干练和新疆姑娘的豪爽。在农村的许多个岔路口，她用流利的维语招呼老乡，向他们问路，有时还开几个玩笑。我忍不住好奇：“你的维语是怎么学的？”“没怎么学啊，从小听着听着就会了。”我们终于还是找到了一家开业的农家乐，不过也没去，以后再说。

回去后我才知道我们是如何“意外”地去到沙棘林湿地公园的。我们原计划是到这个方向的河边，但同事都来提知道这个公园，并开着皮卡在前面带路，后面大车上的人都以为是迷路了才来到这里的——都没有提前和我们说，实际上我们也并不在乎去哪。

在南疆的辽阔原野上，与这样一片沙棘湿地不期而遇，的确可算一个美好的“意外”吧。☆

阿克苏市之行

2014年4月21日

1

这是我住村以来第一次去阿克苏市。我们一行六人，除了工作组三人，还有村支书和两位村民，由我开车。目前工作组临时配了一辆国产商务和一辆东风皮卡，没有专职司机，只好我们自己开。

早早吃过饭就出发了。从村里到阿克苏市有110公里，其中100公里都是村镇公路。由村向东行几公里就到乡上，乡再往东还有两个本县乡镇。这段路有34公里，路两侧满是密稠的碗口粗的白杨树，清晨柔劲的阳光斜洒树梢，透过枝叶落在林荫道上，行在其中让人觉得仿佛移步于斑驳的光影之间。林荫道结束处，路便进入了没有人烟的荒原。辽阔广博的原野上，一条黑色公路蜿蜒其中，时而弯曲、时而起伏，两旁不时有山丘凸出。如果说林荫道让人感受了美丽乡村的舒心惬意，那么这原野上的长路则让人感到豁达宽广。仅仅几十公里，就有如此大的反差，这景象大概只有壮阔的新疆才能有了。

阿克苏市是一个县级市，是阿克苏地区的行政中心。市内绿化很好，街道宽阔整洁，看上去比乌鲁木齐感觉好。刚入城的位置在北大街，向南行两个路口就到了市中心，各种品牌店铺林立，各民族行人熙熙攘攘，很是热闹。路边有刷卡的自助公共自行车服务，倒是新奇，毕竟这是南疆的一个小城；这种服务乌鲁木齐是没有的，我曾在东南地区的城市见过。红绿灯设置很人性化，每个灯变灯10秒前都会有数字显

示，这又比乌鲁木齐好了。所以进城第一感受便是，这里的生活舒适度绝对要比乌鲁木齐好不少。

午饭在朋友推荐的一家民族特色餐厅。弓形内顶、木制圆顶包间门、竹制太师椅和屏风、青铜色吊灯、西式餐具、墙上的整张牛皮标本、红色砖墙和昏黄的灯光，这些元素使维吾尔民族特色与中式、西式风格巧妙结合，营造了一种独特雅致的风格。餐厅汉族顾客不少。我们点了些素菜、面食、烤肉之类，菜品精致、口味不错。

2

此行的第一任务是为患精神病的村民亚森协调解决大病救助公费医疗的事。

亚森是我们村村民，我们走访时了解到五年前他赴外地拾棉花过程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原因不明），被鉴定为二级精神残疾。这几年多次住院，每次钱供应不上的时候就出院，一直没有康复。原本小康的家庭也因此返贫。这次一同来的两位村民便是亚森的哥哥和妹妹。

他们之前了解相关政策后向我们提出，能否帮助协调将亚森的治疗纳入大病救助公费医疗。我们随后向县民政局反映了亚森·克热木的情况，民政局表示符合大病救助的条件，并及时办理了县里的手续。县财政局也根据规定纳入县财政公费医疗范围。但这些都还需地区部门审批。

我们进城第一站便是地区民政局。局长的汉语说得非常地道，音色音调都很像他这个级别（正县级在地区算高级别了）的汉族干部，甚至长相也有些像汉族人。他以前在乌什当过县长，所以对县里情况很了解。在他的协调下很快办理好了相关手续，还将民政局主管、亚森所住的地区康宁医院党委书记叫来一起协商亚森的治疗。等待办手续的过程中，这位昔日的县长操着他那略带甘肃口音的汉语，向我们讲起了两年前他刚到民政局上任，面对单位人心不齐、作风不好的状况，如何采用严格会议纪律、倡导集体广播操、开展定期集体劳动等办法，扭转局

面，摘掉连续几年年终评比不称职单位的帽子的事。

离开民政局前，局长为亚森的哥哥送上了1000元临时民政救济金。随后我们随着康宁医院书记到医院看望亚森。这次他已住院6个月，花费9600元，最近因为欠缴住院费，多次被催促出院。医院在市西北郊，和地区敬老院在一个大院子里。门是锁起来的，院子里有穿着病号服的病人在玩耍嬉戏。通过平时关着的门，我们到达了亚森所在的重病区，亚森看起来气色不错，可以认出村支书了，还与大家高兴地攀谈。病区里病人不少，护士介绍这里住的都是比较严重、需要长期住院的患者。

接着去财政局办理手续。因为之前的协调，财政局办理了加急审批，正常需要一个多月的手续当天就办好了；再把手续交到康宁医院，这件事就办好了。亚森的哥哥定是很高兴感动的，不过当时我没有看出他的情绪变化。之后了解到，他向村支书说，希望中午拿出200元出来，请我们一起吃饭。村支书对他说：今天这个饭不能吃，你现在减轻了负担，最要紧的是赶紧勤劳致富，把家庭经济情况扭转过来，到了那时候，我们再吃你的饭。

我们准备为他购买50只鸡苗，并将他纳入工作组成员每人一个的结对帮扶行列，将来有扶贫项目也会优先考虑。亚森被纳入助残项目，将得到4000元补助。

3

亚森的事上午全办完了，午饭后我们去了地区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

我们刚到村里时发现村支书艾合麦提患有胆结石，已经比较严重。于是及时联系了地区医院，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一开始艾书记不想去，觉得我们刚来，马上又春耕，他走不开；大家多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他才愿意。地区医院得知这些情况，给予了多方照料，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好。他很快便返回村里张罗春耕的事了。

为了表达感谢，我们以工作组名义向医院院长、艾合麦提以个人名义向医院普外科制作了锦旗，这次是专程来送锦旗的。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但是很受院方重视。因为提前预约，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办公室里早有医院的宣传人员以摄像机和照相机等候。

送完锦旗后和院长、院党委书记闲聊。院长姓宋，50多岁，本地长大，聊天时喜欢和我们的维吾尔族同事讲维语，而同事则用汉语——就这样，汉族人讲维语、维吾尔族人讲汉语一起聊了一会儿。党委书记是维吾尔族——党政两个一把手分属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新疆是很常见的搭配——长得很可爱，汉语发音不是很准，但还是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父亲曾在我们村劳动改造的故事：“当时嘛，不知是反‘左派’嘛还是反‘右派’，搞不清楚，我爸爸嘛是教师，就被下放到农村了嘛。”不坐多久就出来了。医院院子不小，有几个地方在施工。书记告诉我医生职工共有2000余人。

我们随后去一家安保用品店，为村里的民兵购置了盾牌、头盔等物品。

返回时刚好是傍晚。车子疾驰在灰黄的原野，远处夕阳斜照在托什干河上，满眼辉映，不一会儿又进入光影迷离的林间。我们快速地前进，逆光却一直散布在前方的树干间，仿佛一种眷恋，又仿佛一种指引，伴随着我们回到那个遥远的村庄。☆

村里的夏天味道

2014年5月6日

我从阿克苏机场出来时，确切感到了一股热流扑面而来。回来的路上，空气里充斥着炙热，车窗的自然风也不能缓解，不得不开空调。回到村里已八点多，太阳还斜挂在半空。

一周未见，村委会院子里变化似乎不小，一周前还是春天的，现在已变成夏天了。不少年轻人在排球场、篮球场上打球，几个村民在院子里说着什么。而最让院子显得拥挤的是茂密的树叶。

从四月初到现在，从我看到第一颗绿芽冒出到一片肥润的叶子长成，只经过了一个多月时间。杏花开是两三周前的事，如今已结成了豆大的青杏，摘下一颗这种我老家称为“毛杏”的幼果，随便擦擦就直接嚼起来，一股酸涩伴随着清甜——我已经许多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了。小核桃也长出来了，细长的果把上挂着一个毛茸茸的小绿果；梨子与核桃有些像，不过把更长，果是光滑的，没有茸毛。

姑娘们的衣裳换新而轻便了。大部分依然是长衣长裙，但也有个别爱美的，穿上了时髦的夏装，比如来我们办公室复印的这个女孩，白色短上衣、丝袜加齐膝红碎花短裙，尽显青春靓丽。春忙已去，夏收未至，人们乐得享受这消闲。有了更多时间打理家务，傍晚就到村委会来，打球或者闲聊，晚上值班时来的民兵也多了起来（以前只有当日值班的民兵来），在门口的床上打牌。入户时看到已经分家的几个兄弟聚

在其中一家聊天议事，妇女们也串门到一起坐在院子里做女红，小孩子围着奶奶嬉闹玩乐。

前几天我利用调休的时间回了趟北京，这是毕业来疆工作后第二次回去，上次还是在两年半以前的那个寒假。几日之内由南疆农村至京城，又快快返回，仿佛穿越。然而在这“穿越”之中，“新疆”却未有一时远离。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发生时，我正在清华大学学生餐厅与本科同学聊南疆村里的生活；此后的几天里，这又成为一个必谈话题，提起者无不感到愤慨。事件本身令人发指，而且在那样的当口，的确太嚣张了！坚决支持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坚决反对宗教极端活动！

然而更关注的是，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给新疆、给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什么？暴恐分子他们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正如11名维吾尔族大学生联名信中所言，暴恐分子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又赔上自己的，他们使整个新疆地区、整个维吾尔民族都受到裹挟和连累。在生活的细节中、在舆论的旋涡中，无处不体现着这一点。首都机场的安检员看到我的登机牌时，我明显察觉到他神情的变化；在安检通道，另一位安检员向同事暗示加强安检（显然她想尽力消减这种行为的刻意性）。对此，若说不受刺激定是不诚实的，然而作为一名实际的建设者，我从操作层面给予理解。这样的情况要改变，只能靠新疆本身。

一方面，我试图从宏观层面加深对所谓“新疆问题”的理解认识，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可操作和实际的，这一年我们在村里，能做些什么？“五一”“五四”期间，我们组织了排球比赛、青年舞会等好几场活动，我很遗憾未能参加，但通过图片和视频看到氛围很好，大家自唱自跳，很高兴、很热闹。村民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前几天发生的事，但显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兴致。这再次提醒我们，普通的维吾尔族老百姓与那些搞暴力恐怖活动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但不可否认，如果任由宗教保守思想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定会更有市场，极端分子也会增多，这在整体上是非常不利的。搞这些文体活动，倡导在红白喜事、生产生活中恢复民族传统，营造一种宏观氛围，

挤压宗教极端思想的市场；将大量精力投注在解决村民实际问题和提高收入上，毕竟绝大部分人关心的是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正如习总书记在新疆视察讲话中提出的，“让群众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日子过得气儿顺、有劲头、有希望，相信谁也不愿去做亡命徒。

夏天是一个燥热的季节，也是一个万物疯长的季节。就好像什么比赛一样，中间总有一段时间是激烈的。两个月，从未冬到初夏，闻到夏天的味道时，在村里的另一个时段开始了。☆

勒乌金村青年职业技能培训意向分析

2014年5月12日

团员大会时我们发放了《村青年职业技能培训意向摸底表》，共收回有效表62份，其中男45份，女17份。全村团员登记人数为190人，男146人，女44人。团员登记年龄段为14岁至28岁，在校学生未统计在内，大部分都是初中毕业，年龄16岁以上。对于学习一门技艺，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合适的。我想将登记的团员青年作为母本，以填写摸底调查表的青年作为样本，对村青年职业培训意向进行分析。

抽样调查的总抽样率和男女青年抽样率分别为32.6%、30.8%、38.6%，这在统计学上来说算比较高了；所以相信这样的分析有较高的可信度。

调查表为实名制多项选择。基本信息栏除姓名外有文化程度、性别、特长、身份证号和是否结婚。职业技能培训倾向共设置了11项，分别为家电维修、烹饪、农机维修、裁缝、机动车维修、林果业管理、驾驶、护理、建筑工、电焊工和畜牧养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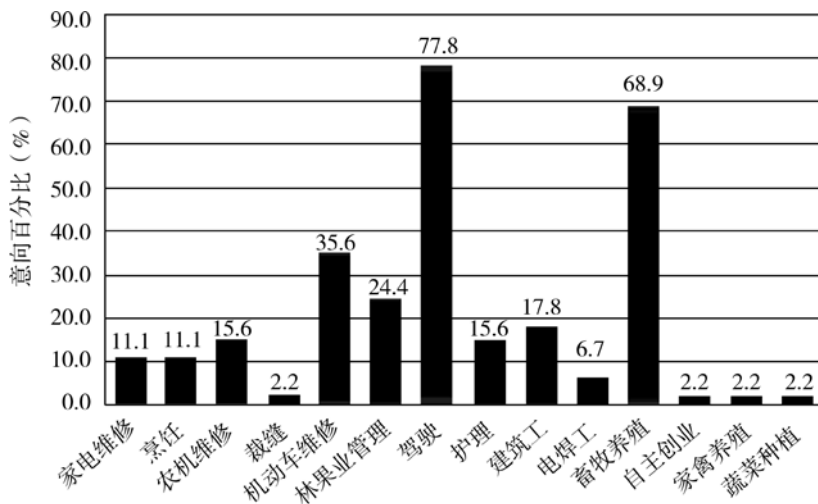
姓名、婚姻情况和身份证号这些个性化因素是为以后开展工作方便查用，未做分析。这是调查实名制的一个重要依据。特长栏大部分填“农民”，个别有填球类运动等，与主题关系不大，未做统计。

实际上统计分析的因素有性别、学历两项。学历方面，所有样本除

1名女孩未填写外，其余全部为初中学历。这与日常了解的情况是相符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年轻人至少达到初中学历；初中以上或者考上大学，高中毕业辍学的基本都外出寻求发展机会了，不在农村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将来绝大部分本地农民的学历为初中毕业。

按照性别分析如下。

男青年职业技能培训意向分布如下图所示。由图可知，最受男青年欢迎的职业培训项目是驾驶，意向率（指选择该项人数与填表男青年人数比率）达77.8%。我们走访了解的情况是，许多男青年的确想学驾驶，然后或自己买车跑黑出租或为别人打工。但是目前学车很难，只有地区有驾校和考点，要想学只能跑到110公里以外的阿克苏市；有时候考试早当天来不及，只能提前一天住在市里，增加不少开支。所以入户走访时许多村民提出我们能否帮忙协调在乡里或县里办驾校设考点，方便学车；但这件事并不容易，目前还没有列入计划。



勒乌金村男青年职业培训意向分布图

排名第二的是畜牧业养殖，意向率为68.9%。畜牧业养殖得到这么